

甘宁青史略

甘甯青史略卷之九

宋眞宗戊戌咸平元年遼統和十六年夏十七年甘州回鶻來貢先是回鶻可汗祿勝貢玉勒鞍名馬寶器願以兵助討李繼遷至是復來

貢

冬十月李繼遷寇石州知石州韓崇訓追襲之至賀蘭山而還

十一月丙辰朔河西軍右廂副使歸德將軍折逋遊龍鉢來朝

命爲酋長雖賈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

獻馬二千餘匹加龍鉢安遠大將軍

案宋太祖即位後懲唐末及後五代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一禁兵天子衛兵也一鄉兵諸州之鎮兵也一鄉兵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爲防

守之兵也一藩兵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一募兵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蓋籍天下良民以討有罪二代之兵與府衛是也

置估馬司估番部及進貢馬價凡市馬之處河東府州守嵐軍陝西秦渭涇原諸州川峽益黎等州皆置務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

己亥二年遼統和十七年夏十八年春正月以王漢忠爲涇原邠甯靈環都部署

詔棄鎮戎軍 先是李繼隆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靈州蔚茹河路便衆議不一繼隆獨遣弟繼和面奏曰平涼舊地山川險

阻勞扼夷落爲中華襟帶城之爲便太宗乃許焉遂率師以進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爲鎮戎軍至是帝詔棄之遂不守

李繼周帥師入夏境 軍興以來王師於境上備禦從未深入攻掠至是李繼周帥師乘不備擊入夏境焚積聚殺人畜擄器甲凡六十餘萬

沙州蕃族首領來貢

夏六月李繼隆 繼隆引騎掠河西與虎贲指揮使李璠手格殺數十人身被數槍力戰未已會璠

矢仆遂沒於陣其死事錄其子李榮爲虎翼副都頭因語敵帥部指揮使王延壽遷領衆萬餘邊與官軍遇於隘口遂掩襲之殺虜甚衆李璠者向非馬傑亦不至於敗

起曰王師雖勝敵情難測望益謹邊備帝深納其言

以秘書丞何亮初通判武興軍 詔與轉運使陳緯同往靈州經度屯田

三年 遷統和十八年夏十九年 復城鎮戎軍 鎮戎後夏人侵犯之路無阻復掠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百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餘里

更於蕭關屯衆萬子米連西鼠等兵三千以舊原渭靈環熟戶當時族帳謀歸繼遷者甚多帝乃復命城鎮戎以李繼和知其軍而宋臣猶有譏其非者明年張齊賢梁灝經略西

事因訪繼和邊事繼和言鎮戎軍爲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爲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咄述賤遇馬賊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已來克張邊備方於至道中所其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曾於此軍并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織戶老幼有所歸宿此軍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南下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青東嶺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而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青石嶺東去則由東山若故彭陽城西并入原州其餘細路不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各爲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不足禦矣故置此城以扼要路即今自靈環慶鄜延石隴麟府等州以外河西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震懼皆爲吞噉西北邊民將受驅劫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爲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己之求也自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徑來侵掠各族謀歸賊者亦多復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少安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倍矣

秋九月慶州發兵護蜀糧詣靈州復爲李繼遷所劫

時慶州護送蜀糧詣靈州過旱海爲繼遷所邀知靈州李守恩

陝西轉運使陳緯皆戰沒方其初發兵也鄭文寶素知西邊山川險易上言必爲繼遷所敗已而果爲繼遷所劫案早海卽沙漠在故平遠縣北四十里之章州堡東北或數里或數十里皆沙磧及抵靈州屬之海子井東極蒙古浩渺無際宋史呂端請發兵取鄜延環慶道直搗銀夏巢穴以

解靈武之圍或云盛夏涉旱海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果其處歟平遠民國初改鎮戎今又改為豫旺縣

冬十月李繼遷升保靜縣為靜州

李繼遷攻破懷遠縣及保靜故升為靜州

秦保靜廢縣在甯夏府東南接靈州界隋開皇十一年置宏靜縣唐屬靈州神龍元年改為宏靜至德元年改為保靜寰宇記引圖經云宏靜本漢城居河外三里乃舊薄骨律鎮

倉城也元廢

以陳興知鎮戎軍

與上言鎮戎軍南去渭州五亭若七十餘里中有二堡請留兵三百人戍之遂與曹瑋秦翰等領兵抵鎮戎西北掩擊擒斬其衆詔賜有加

十一月契丹授李繼遷子德明為朔方軍節度使

德明小字阿移是為元昊之父

慕壽祺曰契丹西境直對夏州黨項東山諸部臣事者多太宗雍熙三年春二月李繼遷見諸部潰散力弱兵單乃遣張浦持重幣至北方請附將假其援助以為後圖此固無足怪者而契丹主授繼遷定難軍節度使都督銀夏州諸軍事佔中國主權矣至州是又以朔方軍節度授其子德明有強權無公理有國者可不亟圖自強哉

十二月詔環慶大屯土馬

以繼遷數擾邊也

辛丑四年

遼統和十九年夏二十年夏四月回鶻可汗祿勝請以兵助西討

回鶻自唐末浸微散處甘涼瓜沙間各立君長

分領族帳時繼遷猶駐積石將西掠吐蕃健馬北收回隴銳兵然後長驅南牧西州同隴
可汗祿勝知其謀遣樞密使曹萬通以玉勒名馬獨峯無峯囊駝囊鐵劍甲琉璃器來貢
言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部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使得縛繼遷以
獻因降詔祿勝曰賊遷凶悖人神所棄卿世濟忠烈義篤舅甥繼上奏封備陳方略且欲
大興精甲就覆殘妖拓土西陲獻俘北闕可汗功業其可
勝言嘉歎所深小忘朕意今更不遣使臣一分委卿統制

案李繼遷所駐積石此小積石山也在河州西北及西甯循化縣境接碾伯縣境本名唐
述山水經注黃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峯之上立石數丈亭傑豎競勢爭高其下層
岩峭舉壁岸無階中多石室室中若有積卷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壽巖巖堂之
內每見神人往還俗人不悟其仙乃謂之神鬼彼羌曰鬼曰唐述因名曰唐述山指其堂
密之居謂之唐述窺下有水南注河謂之唐述水按禹貢積石本在徼外自唐以
靖遠城置積石軍始置其名於內地而以小積石別之大積石在青海境另有考

秋八月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略使

帝以繼遷難入貢而抄劫邊部益甚乃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統略使齊賢言靈武孤城

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與楊億議棄靈州輔臣多不可初何亮通判
永興軍詔與轉運使陳緯往靈州經度屯田及還上安邊策曰竊謂今議邊事者不出三
途請棄請靈武一也輕議與師二也姑息而羈縻之三也而臣以為輕棄靈州則戎狄之
患未可量者三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一旦給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
項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剖分為二為靈武則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真
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之後後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為二其右乃

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渭儀涇之北諸戎是也如舍靈州則合而為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不得貨馬於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何而來三患也輕議興師則有不利者四深入窮追夏賊度不能抵必奔遁絕漢王師食盡不能久留而退西賊復擾者一也寇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患戰則緣邊之兵不足以當其衆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蓄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以絕河西糧道者三也河西路阻必將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必多者四也若姑息而羈縻之則有不可者二戎狄豺狼貪愾無厭必將服從諸戎然後為中國大患者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意在吞噬譬如伏虎見便則動者二也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至靈武有薄樂權德為河西之糧道賊若悉衆來犯中吾上策也何者夏賊所以未滅者誠以深入窮追則奔遁絕漠師退則復來擾邊使其敢來與王師拒戰則其殄滅也久矣彼若知動無所利恭而聽命則中吾下策者也今雖存靈武使阻隔旱海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為之唇齒與舍靈武無異今特城此二城則賊不敢動矣議者將曰國家贖靈武猶曰困匱而更供給二城其費不更大乎臣以為不然靈武至清遠不滿三百里而穀價殊絕者以度旱海無舍宿之地有戎寇之憂故也如建此二城則軍民之趨靈武也有舍宿之地少戎寇之憂輪羅日益穀甯無賤乎以滅殺之價供二城之費又何疑焉外此則復有一說烏白鹽池夏賊所泊諸戎視之猶司命也如夏賊來寇則令延慶之師入其境先據烏白之池而號令諸戎曰有得夏賊首者分封其地而以烏白與之則諸戎願為之者衆矣帝不能決

秋九月李繼遷陷清遠軍

繼遷攻破定州懷遠縣及保靜永州遂攻清遠軍知軍劉隱監押丁贊等分兵拒守繼遷鼓衆攻南門其子阿移攻北門

堙壕斷橋以戰時宋都部署楊瓊頓兵慶州清遠屢走間使詣瓊請濟師瓊將悉出兵為援鈴轄內國使馮守都規監崇儀使張繼能曰敵近重兵在前繼無以進不可悉往乃止命副部署潘辯都監劉文質率兵六千赴之且曰伺我之繼至瓊逗遛不進又清遠軍都監段義諭城叛降繼遷城遂陷瓊聞清遠陷益惶怯不前遂棄青岡城并焚芻糧兵伏驅

老幼以出退保洪德砦未嘗交一鋒

案清遠軍宋置在靈州東南實平記靈州有清遠軍管蕃部九宋史咸平四年李繼遷來攻清遠軍監軍段義叛城陷

李繼遷圍靈州繼遷既陷清遠遂乘勝圍靈州兵勢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中國困於飛輓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宋帝乃以王超

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兵六萬禦之

帝以陝西二十三州圖示外臣陝西山川險易蕃部所處又指秦州曰此州在隴山之

撫有方也次復指殿北壁靈州圖曰此馮業所畫頗為周悉山川形勢如此安得知勇之士為朕守之乎又指南壁甘伊涼等府圖及東壁幽州已北契丹圖曰契丹所據地南北

千五百里東西九百里封域非廣也而燕薊淪陷深可惜耳

羌族嵬逋等復來歸嵬逋本環州熟戶為繼遷所掠至是背繼遷徙帳來歸又繼遷諸羌族胡葉示及撲咩訛猪等首領亦率屬來歸

西夏獨立戰爭兼籌時代 宋真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甘肅省中各上...

冬十月曹琛以蕃兵邀李繼遷輜重於唐隆鎮

繼遷以兵徇唐隆鎮謀從蕭闕武延石門路攻麟府麟府濁輪副部署曹

煥以熟戶兵擊繼遷輜重於鎮西柳撥川殺獲甚衆生擒其大校四人

以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

長編作博羅齊今改爲巴勒結

爲鹽州防禦使兼領靈州西面都

巡檢使

羅支使言於知鎮戎軍李繼和願戮力來討繼和請授以刺史仍給廩祿經略使張齊賢又請封六谷王兼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爲酋帥授刺史

太輕未領節制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以爲鹽州防禦使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旋遣部下李萬山率兵助討貽書繼和請師期

十一月甲午詔西番諸族有能生禽李繼遷者當授節度使賜銀綵茶六萬斬

首來獻者授觀察使賜物有差

遣使諭秦隴以西諸戎攻西夏

用吳淑議也先是吳淑上言近者北狄折衄天兵振蕩匈奴必當逃遁繼遷必當沮喪以此取之計之上也若

繼遷退伏沙漠窮迫不獲游魂假息猶爲後患臣謂宜通西域之地以助靈武之勢可以掩其不意以誅結寇官遣使諭秦隴以西諸戎結其歡心令爲前驅指導斯不難矣夫蕃戎靡不貪慕財賄國家誠不愛重幣珍玩以喻之爵賞榮耀以誘之則西戎宜其爲用矣古人云以蠻夷伐蠻夷計之上者也宜示之以中國強盛喻之以中國富厚待之以至誠臨

之威武夷落其
不敢存服哉

十二月戊寅李繼遷蕃族訛遇等歸順

繼遷部族訛豬等率屬來附

陝西轉運使劉綜請於古原州鎮戎軍置屯田五百頃從之

初西魏傲周典置府兵北周因之置總管

府於高平唐沿隋制貞觀五年於原州置中都督府宋改廂兵額於本州至是綜請置屯田五百頃役軍二百牛八百耕種之於軍城前後北及木峽口各置堡砦分居之無寇則

耕有寇則戰擇使臣充四砦監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詔從之

案宋兵志廂兵額於本州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管員初內總於侍衛司而諸州各以事為屬建隆時選州兵之壯勇者部送京師以備禁衛餘留本州更置壯城以給繕完城壘之役廂兵之外有義勇號曰保定又有善號曰振邊又湮原路鎮砦城堡二十一強人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六壯馬四千五百八十六為一百十甲總五百五隊又治平四年閏三

月收原州九砦蕃官三百八十一人總二百二十九族七千七百三十六帳蕃兵萬人馬千匹
慕容祺曰漢文帝用晁錯之言募民耕塞下屯田於是乎興矣相沿數千餘年漢之屯田以兵不過數郡而已唐之屯田以民至九百二十二所其餘歷代或兵或民各有不同總

之西北屯田為最多宋去唐未遠原州鎮戎距西夏甚近劉綜為擴充軍備起見欲使人盡為兵於鎮戎軍城前後創出民田若干請為屯田非真有荒田五百頃也而高軍於農之意亦於是乎在

壬寅五年遼統和二十年春正月李繼遷部將臥浪已等內附給田宅

繼遷置市於赤棗沙陀等路赤沙川棗口兩路為靈夏二州蕃族屯聚處繼遷各置會貿易以誘熟戶陝西轉運使劉綜請令本路部置潛軍

討之帝曰邊界市易往來若不戒而殺是暴也宜先諭民以條約如有違者即嚴譴之

繼遷與靈州副都部署張凝戰敗績時斥堠數擾轉運使劉綜懼飛輓不給問計於凝凝曰今當深入因敵資糧不足慮也乃自白

約鎮率兵入敵境生禽夏將燒蕩二百餘帳芻糧八萬斬首五千餘獲牛馬器甲二萬降九百餘人

三月繼遷陷靈州知事裴濟死之繼遷既陷河外五城遂大集蕃部攻靈州斷饒道孤軍絕援濟刺指血染奏求救甚急帝所遣張煦

等諸援兵行至鎮戎而靈武已陷濟死之

案宋史咸平五年春李繼遷寇靈州內客省使順州團練使裴濟死之濟在靈州凡二年謀緝入鎮與屯田之例民甚賴焉及被圍餉道斷絕濟刺指血染奏求救大軍訖不至城

遂陷戊申事聞宰相等
上表待罪詔慰諭之

幕得祺曰宋何亮有言靈州地方千里表裏山河為中外必爭之地蓋靈州居諸路上流
在甯夏黃河以東為關中之屏蔽自趙吉盤據後西夏遂日強大從此邊防吃緊涇原
環慶之關門不啓而東至鄜延
西至秦鳳莫不被其侵略矣

李繼遷改靈州為西平府

案地理志漢置靈州高平二縣屬北地郡後漢徙廢後魏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鎮孝昌中
改置靈州唐天寶初復曰靈武郡乾元初復曰靈州宋咸平五年入於西夏改為西平府
又改翔慶軍元復曰靈州屬甯夏路
明洪武初改靈州千戶所屬甯夏衛

援師還為夏人所邀都監張煦擊却之

先是王超張凝秦翰援靈武命煦為西路行
營都監至鎮戎聞靈武已陷復還本任與張

凝入夏境出白豹鎮至柔遠川夏人七百餘邀戰煦與慶州監軍張綸擊殺甚衆濟遠故
城有酋長請以甲騎三千來降煦語凝曰此詐也亟嚴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歸環州道
為敵所邀煦聞之領所部銳兵自慶州赴
之一夕與凝會射殺其大將與凝同還

夏六月李繼遷襲鎮戎軍不克

夏人伺鎮戎軍警巡弛備一夕塞長壕越古長城抵城
下李繼和與都監史重貴出兵禦之夏人據險再突城

隍列陣接戰重貫中重創力戰夏人敗走亡失甲騎無算

詔益兵八千分屯環慶涇原

知麟州衛居實言繼遷以衆二萬來攻城兵出擊走之殺傷過半

案唐志麟州都府開元十二年析勝州之連谷銀城置兼置新秦郡後五代時屬北漢宋初仍曰麟州新秦郡即今陝西神木縣地後爲西夏所據

秋七月戎人寇洪德砦守將擊走之

案慶陽府志紅德城初名洪德在環縣境內距靈武最近宋章榘遣折可適破夏人於此北通甯塞東接安定夏人出沒必由之路明成化八年馬文升提兵至此見城廢垣存或起或伏遂命郡同知薛祿因垣修城西削山根東削高崖城復屹立近城有川立塹屯軍以扼其口如環縣川口作臺之計又徒批驗所於內以詰商賈軍民稱便

夏築河防

黃河自積石經河州合洮河水東北流至蘭州過鳴沙河應里州北繞靈武由懷遠縣入夏州向有古渠一曰漢源長袤二百五十里曰唐梁長袤三百二十

里夏州自上年八月不雨穀盡不登至是旱益甚繼遷令民築堤防引河水以灌田役人有小過輒繫頭投之河使人就下流按視蕃人則授以出漢人則否八月雨九晝夜不止河水暴漲防四決善漢漂溺者無數

九月丙子沙州曹宗壽遣使入貢以宗壽爲歸義軍節度使

宗壽延祿之從子也

冬十月己巳遣使賫藥賜鎮戎軍將士

辛巳涇原部署繫內屬蕃族數叛者九十一人請誅之詔釋其罪

蕃族往來飄忽勢難久持然其

民皆兵居易於點集李繼遷時加煽惑使擾邊界誅之不可勝誅帝故赦其罪

李繼遷遣使誘潘羅支部族不得

六谷分左右廂左廂副使折逋游龍鉢實參羅支戎事宋帝方務綏懷命龍鉢領宥州刺史其六族首領

褚下箕等皆為懷化將軍繼遷用兵買馬必由河涼惟恐梗塞遣人以鐵箭誘六谷諸蕃叛附羅支數一人繫一人表聞候旨帝褒諭之聽自處置

繼遷將襲儀州制勝關以邊將有備不果

盧鑑知儀州州有制勝關最號險要繼遷欲乘虛襲取之放言將由此大入謀者以

告招徙老幼芻粟於內地鑑曰此益謀也且示虜弱搖民心臣不敢奉詔卒不徙已而繼遷亦不至案儀州即今華亭縣本名義州避宋太宗諱改為儀餘見此卷慶歷元年夏四

月注制勝關在今化平縣東南舊屬華亭新唐志原州有制勝關為七關之一控帶隴山以西之路即此舊號大城門宋慶曆中改為關

繼遷遣兵攻黨項咩通族首領泥埋遣子成逋來貢

帝聞賀蘭山有小涼大涼族其盛常恐與繼遷合勢為患

欲撫之因成逋還特詔賜之以激其立効

繼遷渡河攻黨項莊浪族不克

莊浪族數萬帳居黑山北廣袤數千里東接契丹北鄰塔坦南至河西連大涼小涼諸族中隔銀夏道路遼絕

其首領龍移味克或稱莊浪味克素不與繼遷合常以馬附藏才族入貢頗勤外禦宋帝授龍移為安遠大將軍味克為懷北將軍以褒之繼遷惡其不附已舉兵渡河襲之大敗

而

十一月甲午六谷首領潘羅支等貢馬第給其置

癸卯六年遼統和二十一年夏主德明元年春二月以六谷酋長潘羅支為朔方節度使

羅支遣時通族蕃官成通

馳騎至鎮戎軍請會兵來討又遣蕃官吳福聖臘入貢於宋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故青是命議者以西涼去渭州限河路遠不可阻約師期帝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出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勢亦國家之利降詔許之

李繼遷出駐鐵子山復以鐵箭誘潘羅支不答

三月原州熟戶裴天下

長編作裴天下

等請率族兵掩擊遷黨移湖

長編作伊特克

等帳求策

應州酋長蘇尙娘亦領兵來擊且屢以敵中機事告於朝帝以為臨州刺史

岑移長編作麻謀長編作巢迷長編作蘇威家長編作蘇威家蘇威家等族復叛西夏求內

附時內屬戎人與西夏界錯居處為膏誘宋環慶部署張燧領兵離木波鎮道濟入州原下營招降岑移等三十二族又至分水領降麻謀等二十一族柔遠鎮降巢迷等

二十族遂抵樂樂降嶺樹羅家等一百族合四千八百戶皆復歸於宋

案木波城在今環縣南四十里唐為木波堡貞元九年詔城鹽州命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之五代時為鐵屬甯州周割屬通遠軍元廢今為木鉢鎮柔遠川在慶陽府安化縣東

北一百八十里西南流入東河東河源出安化縣北青沙嶺南流逕元城鎮懷安城樂延慶東會白沙柔遠懷安等川西會鐵邊山水至縣城東折而南會於西河又案遠砦在

安化縣北一百四十里城周二里

夏人遷都西平府初繼遷居夏州修復廢廟撫綏宗竊舉族以安及得靈武愛其山川形勝謀徙都之弟繼瑛言銀夏係累世恆為祖宗靈爽實式憑之今決復

未久遽爾遷棄恐擾衆心繼遷曰從古成大事者不計苟安立大功者不徇庸衆西平北控河朔南引慶涼據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繕城浚濠練兵積粟一旦縱橫四出關中

莫知所備且其人習華風尙禮好學我將藉此為進取之資成霸王之業豈平夏偏隅可限哉遂令繼瑛與牙將李知白等督衆立宗廟置官衙挈宗族建都焉

李繼遷盡復綏宥諸州地繼遷雖授定難軍節度而綏宥諸州尙屬中國及建都西平兵力日盛帝遣張崇貴王涉議和盡割定難軍地與之於是

繼遷地

益廣

環慶牛羊蘇家等族襲夏州殺其族帳二百餘

自靈武失守綏銀割棄中國所得役屬者不過河外諸小羌餘皆心懷去

就叛服不常牛羊蘇家二族恃其險遠嘗與繼遷數入邊邊吏招諭不聽時河西蕃族洩

浪南山及葉市族囉埋同弟囉胡率百餘帳持繼遷署牒請內附帝授以本族指使等官

二族心豔之反兵襲夏州殺族帳二

百餘環慶部署上其功帝詔厚賜之

吐蕃者龍一作族與潘羅支攻夏州不克

者龍族居移卑陵山首領斯敦與潘羅支協力攻夏州不勝已遣使如宋稱集本

族騎兵願隨大軍

西討帝優賚之

案宋史吐蕃傳咸平六年八月者龍族首領來貢上嘉其嘗與潘羅支協力抗賊令優待之

兵願隨軍討賊是一族分見兩傳也然羅支為吐蕃

屬則與羅支協力應屬吐蕃宋史入黨項傳似誤

夏四月李遵德攻洪德砦

會長慶香與亂被慶族合勢擊之宋以砦兵策援大敗繼遷擒四十九人墜崖死者甚衆獲馬七十餘匹旗鼓甲數百

計

環州白馬族與李繼遷戰屢徙乏食詔賜糜粟

見宋史黨項傳

五月趙五日德明子元昊生

俗云五月五日生子不利於父母然田文元昊皆以端午日生

案史記孟嘗君傳田嬰子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嬰曰五月子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

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慕壽祺曰予過甯夏登赫連城慨然想見其為人島庫難為繼矣閱數百年而元昊生都城本赫連國地而其先則魏拓拔後也迹其崛起朔方譯聖經制蕃字令禿髮變服色規定兵制招納人才則又起乎勃勃上矣使生長歐洲殆亦拿破崙之流亞歟惜乎鄙在戎狄僅據甯夏一隅河西五郡以武力抗衡未遑金者幾二百年其歷世視遠金為久則天之生是人也

豈偶然哉

六月繼遷駐東關鎮掠河東

東關鎮在靈州東三十里繼遷以部下飢亂挈其族黨三萬人樹柵居之分掠河東邊境與豐州蕃瓦窰沒剌加羅

味克等族兵頗戰不勝於是隴山西延家族首領禿通貢馬於宋求內附折勒厥麻暨西蕃八部二十五族皆願出兵會圖靈夏

秋八月李繼遷聚兵蒲洛河聲言攻環州宋詔張凝等分兵以待之

潘羅支約攻靈州

上以道遠難刻師期命鎮戎軍部署陳興候羅支報至即勒所部過天都山以援勿須奏命

原渭等州言西蕃八部二十五族納質來歸

西涼府來貢

九月李繼遷略西蕃還曹瑋邀擊於石門川俘獲甚衆

冬十二月李繼遷襲西涼府破之殺知府丁惟清改府爲州

繼遷嘗言我與西涼自來無事向爲葛山

等族所誘與之搆隙今六谷衆盛難以加兵不復進取蕃部信之乃調集諸族會於鹽州聲稱分屯藥駝車箱峽兩路入攻環慶而潛移兵取西涼破其城執惟清殺之悉逐居人城外據其府庫復府名爲州兵勢復振

瀧山西首領禿通等貢馬願附大兵擊賊

潘羅支僞降西夏李繼遷受之

初繼遷奪羅支牌印官告知中國已授朔方節度心惡其逼舉大衆往攻羅支見勢盛僞使請降繼遷坦受張

浦曰兵務慎重審敵情羅支僞強有年未挫兵鋒遽爾降順詐也不若乘其詭謀未集一戰擒之諸蕃自伏若懸軍孤立主客勢殊未見其可繼遷曰我得涼州彼勢已促力屈

且降何許之有况殺降不祥爾勿疑以阻向化之心
而先返西平我當撫安餘黨以免後患浦泱泱而同

潘羅支集六谷蕃部合擊李繼遷繼遷敗走未幾薨

繼遷中流矢創甚奔還明年正月二日卒於靈州境上年

十二初宋臣王禹偁以為繼遷不必勢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宜明數繼遷罪過曉諭
書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貪者利其財詐者奮其力吾知繼遷身首不臬則禽矣張齊

實亦請封羅支為六谷王以圖繼遷至是果如其策祥符五年德明追上尊號
繼連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元昊諡曰神武廟號太祖葬裕陵

秦宋史西夏傳繼遷以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是繼遷之死在下半年而遼史聖宗紀於是
年五月書西平王李繼遷薨西夏外紀亦作統和二十一年薨與宋史年月互異案西夏

時聘貢於遼所書官得其實宋久與
繼絕祇憑邊境偵候故傳聞異詞耳

是年議城故原州未果

時夏人屢犯邊朝廷議城故原州以張守備慮之翰沮罷之其
後西鄙不甯修葺為鎮戎軍之翰坐橫議非便黜知歸州初淳

化二年會調芻糧輸靈州詔分三道護送命洛苑使白守榮馬詔忠領其軍之翰違旨擅
併為一為李繼遷邀擊於浦洛大失輜重詔國子博士王用和乘傳逮捕繫獄鞠問坐除

名貶
許州

甲辰景德元年

遼統和二十二年
夏主德明二年

西夏李德明嗣立

德明夏太祖長子也幼曉佛書母曰
順成懿孝皇后野利氏即位於柩前

西夏獨立戰爭承繼時代 宋真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時年二十三宋咸平六年十二月繼遷兵敗被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德明必歸宋曰一表
不德則再表雖累百表不得請不止也德明泣受命又謂張浦曰公等並起等夷誰同兄
弟猶子幼長兵間備嘗艱苦今俾以靈夏之衆雖不能與南北爭衡公等戮力輔之識時
審務或能負荷舊業為前人光吾無憾矣言訖卒宋邊臣以德明初立乞詔撫之因賜詔
命蕃圖去執又詔蕃族萬山萬遇龐羅逝安萬子都虞候軍主吳守正馬尾等能率部下
歸順者授團練使銀萬兩絹萬匹錢五萬緡茶五千斤其有亡命叛去者釋罪甄錄語見
西夏
書事

夏六月庚午洪德碧言蕃部羅泥天王本族諸首領各率屬歸附

番酋潘羅支遣其兄邦通支入奏願率部族及回鶻精兵直抵賀蘭山討除殘

孽請發大軍援助

上賜潘羅支詔曰蒲州引送卿兄邦通支并教練使楊超到京覽
卿等蕃書奏狀言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與李繼遷鬪致大段殺

下委賊却被賊人劫去牌印官告衣服器械等再乞頒賜并望差築城人給番鍾令使臣
到彼其隔過遷賊處人却投來者並乞押來其進奉馬價乞支絹等事并已依奏別降宣
命指揮卿忠順朝廷保庇部族誓殺兇狂之黨益堅臣子之心遠率種人同拒賊黨戰
奮久殺獲頗多每念爾誠不忘朕意此外卿所奏欲取七月回鶻并六谷蕃部直往賀蘭
山擒殺賊衆乞大兵來靈州會合管殺遷賊者朝廷近知繼遷已死未經殯葬所以未欲
討除今卿等既領師徒遠平讎敵免為後患甚良圖所乞會兵即緣地理稍遠月日未

定今朝議候卿等會集諸族人馬起離西京即差心腹人走馬齎文字報涇原鎮戎軍部
署司已令至時不候執旨率兵前進直至滅泊蕭關天都山已來牽制賊徒伏截道路賊
界定須兩面救應如此邀擊必可成功彼
中諸事更切審詳行靜邊陲永保富貴

秋七月李繼遷攻黨迷般屬長緡作結及日通吉羅丹長緡作二族殺朔方節度

使潘羅支

繼遷既死二族亡歸者龍族欲陰圖羅支是月會遷黨攻者龍羅支率百餘騎赴援將議合擊遂為二族戕於馬者龍凡十三族而六族附迷般噶及日

通古羅丹西涼府既聞羅支遇害乃率龍谷蘭州宗哥覽諾諸族攻者龍六族六族悉竄山谷中六谷諸豪乃蟻立羅支弟斯鐸督為首領宋帝以遷黨未平藉其腹背攻制遂加

歸督朔方軍節度押蕃落等使西涼府六谷大首領

西延家妙俄熟魏勳六族來附

先是繼遷部將都尾等與其屬歸附至是西延數大族請內屬將猶豫不敢應曹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

勝後必颺去即日將兵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徒德明不敢拒是年十二月德明孔目官何憲請降憲靈州人繼遷破州城時得之愛其才使掌兵數事德明立授孔目官嘗勸德明

勿殺潘羅支以為後日納款計不聽乃挈家乘間走邠州請降部署以聞上詔令乘傳赴闕

八月涇原部署擊萬子軍主族帳斬首二百餘級

冬十月癸卯以斯鐸督為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巡檢西涼府六谷大首領

西涼州西高豐甘沙等州來貢

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不報

瑋我軍上言敗夏人於石門川又言繼遇河西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禽滅後

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上欲以恩致德明不報明年以瑋知秦州

乙巳二年

遂統和二十三年夏主德明三年

春二月西涼府六谷首領斯鐸督遣其甥阿昔

長編作格布錫

來貢

上與趙德明戰圖功狀

夏四月夏人寇環州擊敗之執其酋慶徽詔釋其罪

是年二月環州言夏人入寇擊走之俘其軍主至是寇環

州又擊敗之夏復與熟戶旺家族戰敗績旺家族擒軍主一人以獻

五月渭川妙娥族三千餘帳內附

以涇原儀渭都鈐轄秦翰知鎮戎軍

翰請出兵討賊上以德明累遣使修貢慮矢誠信不許

六月辛卯以趙德明歸款諭河西諸蕃各守疆界

先是上召張崇貴赴闕面授方略許德明以定難節度西平王賜金

帛緡錢各四萬茶二萬斤給內地節度俸贖回闕往來放青鹽禁凡五事而令德明納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送略去言吏盡散蕃漢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

莫朝旨凡七事德明悉如約惟以子弟入質及納靈州為難故亦禁鹽如舊不許回闕命

秋七月詔鎮戎軍收獲蕃部牛給內地耕民

多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為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

先是德明遣牙將王旻以繼遷遺言奉表入獻略曰同軌

同文王者大車書於一統至神至聖遠人瞻天日於無疆臣父承闢邊陲蒙恩優渥方且心乎王室拱北極而抒誠靡意難起同袍糾西蕃而生事遂致鞠躬盡瘁實恨莫伸然而戀闕深情平時懇切作忠遺教垂沒叮嚀臣賦性顛蒙素懷恭順向居苦塊欲進表而無由今屬禪除敢請臣之或後恭惟皇帝陛下德超遠古道建大中海不擇乎細流朝宗者必納山豈遺乎土壤環向者咸依伏望俯鑒孤忠得盡小心翼戴垂憐微末克遵先訓諄諄存沒啣恩子孫感德云云宋帝見表賜旻錦袍銀帶遣侍禁夏居厚持詔答之賞給甚厚至是以德明為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

十二月德明又遣其教統使郝貴入貢

丙三年 遼統和二十四年 夏五月德明遣其兵馬使賀永珍來貢馬

甲辰德明又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貢 先是向敏中及張崇貴與德明議立誓約久未決德明遣使修貢然於七事訖莫承

順累表但云乞先賜恩命徐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既又賜敏中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宿衛及毋得攻劫西路進奉蕃部縱有爭競並取朝廷和斷他約悉除之然亦不聽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苟不如約恐乖前議請皆與之帝以德明變詐難信偷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等詔令熟計復奏

冬十一月西涼府龜谷十族高溪州風吾溪洞諸蠻酋來貢

十二月己未甘州僧翟大秦等獻馬給其植

丁四年 遼統和二十五年 春二月趙德明遣使來謝稟給因貢駝馬 德明自稱草土臣獻馬五百乘

駝二百謝給奉夙宋帝詔賜德明襲衣金帶器幣舊制貢物謝恩止給來使緡帛帝以德明進奉類仍特加賜焉德明又請因進奉使赴京市所須物從之

張崇貴請設緣邊安撫使控西夏 崇貴言德明輸款請吏貢奉之使道路相屬望依北面例擇官有吏幹知邊事者為緣邊安撫使疆場事

務聽以便宣帝曰西鄙甯靜別無經營苟德明能守富貴無慮朝廷失恩信也增置官屬徒為張皇不若委卿靜制之

夏五月德明母閼氏薨

邊臣請遣使弔問王欽若曰此特邊臣奏耳德明未嘗來告帝曰夷人何知禮不若使邊臣諭之俟其奏至即遣使弔祭起復

贖贈亦準藩臣例也欽若曰聞德明諸母甚多異時安可一一推恩王且曰德明今自稱草土臣若朝廷不降制起復則德明於禮難安帝然之授德明起復鎮軍大將軍左金吾

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命殿中丞宣城趙種為弔贈官告等使德明以樂迎告至其母柩前明日衣禪衣受賜泣曰蕃夷母喪蒙天子弔贈起復之命寵榮極矣未幾德

明遣使來告哀又請修五臺山十寺為追薦其母閼氏也上遣閣門祗候袁瑀為致祭使護送所供物至山

秋七月德明謀劫西涼襲回鶻

邊臣偵知言於帝帝以六谷州甘久推忠順思撫輯之乃遣使諭厥鐸督令援結回鶻為備

案宋史吐蕃傳上謂王欽若等曰德明屢言西涼府元屬部內見各納質及人使往來且繼遷因攻西涼為其所蹙今德明意將阻絕六谷使不得預緣邊戶朝廷若不綏撫則德

明足以復讎近秦翰譯六谷蕃書來上但言為德明所侵略無甯日見蒐兵警備可以六谷書付張崇貴令諭德明

德明請置權場於保安軍許蕃民貿易從之

上令以駝馬牛羊玉氈毯甘草易絳帛羅騎以蜜蠟爵臍毛褐獺羚角礪砂柴

胡菹蓉紅花翎毛易香藥靛漆器薑桂等物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貢至京者縱其為市

冬十月德明請行儀天歷

宋初用周時舊歷建隆二年始命司天少監王處訥別造新歷命名應天太平興國間改為乾元真宗嗣位命司天監史

序攷驗前法研覈舊文取其樞要成儀天曆時咸平四年三月也西夏自繼遷俶擾羌戎不知正朔幾二十年德明遣貢使表請宋帝以新曆及冬服賜之初詔延州牙校資往比聞德明葺館舍修道路以俟使命乃命閣門祇候往賜德明受而行之

戊申 大中祥符元年 遼統和二十年 夏五月夏州屬戶擾涇原 先是西鄙蕃籬之蔽秦

三十萬役卒數年而成繼遷遂不能犯時夏州屬戶以德明納款輒越塹侵掠涇原德明不禁帝遣翰巡視邊郡夏人聞翰至懼而退

冬十月夏州萬子等軍主領兵襲回鶻大敗 德明遣萬子等四軍主領族兵攻西涼府既至見六谷蕃部彊盛懼而趨回鶻

回鶻設伏要路示弱不與鬪俟其過奮起擊之黠戛殆盡其生擒者回鶻驅坐於野悉以所獲資糧示之曰爾輩狐鼠規求小利我則不然遂盡焚而殺之唯萬子軍主挺身走鎮

戎軍以聞宋帝曰回鶻當勢繼遷世為讎敵甘州使至亦言德明侵軼之狀意頗輕視之蓋其兵勢德明未易敵也

巳酉 二年 遼統和二十年 春三月趙德明移牒鄜延請罷慶州濬壕塹 時環慶都鈐轄曹瑋發兵開浚慶州

界壕塹德明移牒鄜延路鈐轄李繼昌言其事蓋德明多遣人齎違禁物竊市於邊間道而至懼壕塹之沮也宋帝方務綏納詔瑋罷其役

夏四月德明遣兵攻甘州敗還 夏俗以不報仇為恥德明與回鶻世仇憤其兵數敗遣張浦將精騎二萬攻甘州可汗夜落紇拒守經旬伺間

遣將翟符守榮夜出兵襲之浦大敗還夜落紇令左溫宰相何居錄越自秦州獻捷表
陳兵敗德明其立功首領請加恩賞帝詔給司戈司階郎將告敷十道使得承制補署

六月德明謀者盧蒐入環慶被獲在當處死上詔械送夏州令德明裁遣

冬十月詔河西諸蕃部自今無相侵略以夏州納款其素與為隙者自今無相侵略仍令緣邊吏召集首領曉諭之

庚三年遼統和二十年春二月夏人攻河州等部族夏州旱德明遣兵西攻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緣邊熟戶送出大里河

築櫓音耳平

夏州饑大趙德明遣使求粟西北少五穀夏州自軍興以來糧饋多用大麥藿豆青麻子之類其民春食鼓薯蕷子夏食菘菘苗小蕪蕪秋食

席鷄子地黃葉穿雨草冬則畜沙葱野非拒霜灰菴子白蒿酸松子以為歲計時綬銀久旱靈夏禾麥不登民大飢先是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邊臣言德明邀留回鶻貢物又令

張浦率騎數千侵擾回鶻今歲夏州饑饉此衰敗之勢也帝曰朕知其旱歎已令樞場勿禁西蕃市粒食者善撫御戎夷當務含容不然須至殺伐害及生靈矣至是德明遣使奉

表求粟百萬斛廷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約詔降詔責之宰相王旦曰第語德明關土災饉朝廷撫馭荒遠固當賑救然極塞芻粟屯戍多不可輒易已敕三司

具粟百萬於京師可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且拜朝廷有人臣不合如此遂止

夏五月壬午以西涼府覓諸族瘴疫賜藥

六月夏人大起宮室於鐵子山

後三年春德明由夏州如鐵子山大
方與爾薄儀衛一如中國帝制

契丹蕭圖玉攻甘州不克

先是祥符元年十二月蕭圖玉攻甘州同
歸耶刺里降撫慰而還至是又攻之不克

秋七月蕃族萬子太保掠西蕃貢使於天都山

渭州吐蕃部署綽克宗向屬西涼府
咸平中為繼遷所破遂徙居龜谷至

是聞夏州歸順以馬二百匹入貢至天都山德明
屬下萬子太保見而奪之得至京師但餘三十四

冬十一月甘州回鶻來貢

辛酉四年

遼統和二十九年夏國九年

春二月壬戌甘州回鶻蒲端三麻蘭勿巡蒲婆大食國吐

蕃諸族來貢

秋八月癸亥甘州回紇可汗夜落紇奉表詣闕

九月趙德明攻涼州樣丹族不克

樣丹西涼大族自作文法素不屬夏州德明遣軍校
蘇守言領蕃騎襲擊六名大首領斬譯督會諸族禦

之大敗守信兵
守信西涼人也

癸丑六年遼開泰二年
夏十一年秋九月詔慶州延州熟戶蕃部有親族在趙德明界者不得

潛致音問去年趙德明表請以綏州田人戶割隸本道
不許故禁止慶州等處蕃部與夏通音問

甲寅七年遼開泰三年
夏十二年春二月夏州趙德明遣使詣行闕朝貢春正月帝
如亳州

夏四月沙州人貢曹宗壽既殺延祿而代之至是死子賢順遣人入
貢詔授歸義節度使沙州自宗壽以來通使契丹

西涼府廝鐸督遣使來貢

五月涇原言葉施族大首領豔般率族歸順

宗哥羌至伏羌砦宗哥羌族馬波叱臘魚角蟬等率馬銜山蘭州龜谷羌
兵至伏羌砦三都谷曹瑋率兵擊敗之斬馘千餘級

冬十一月知秦州張告請擊蕃部不許張告言蕃部做擾已出兵格鬪望豎益士卒
王且曰今四方甯輯契丹守盟西戎入貢請

翰之臣官務鎮靜帝曰邊臣利於用兵殊不知無戰為上頃歲
河北請增邊兵王欽若等亦惑其言惟朕斷以不疑終亦無患

西夏獨立戰爭於遼時代 宋真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乙卯八年遼開泰四年 夏十三年夏四月夏州西界蕃部指揮使朗密靈瑪魁孟雙二入叛投

環州上以前有熱戶蕃部逃亡為西界所納可移讓追取俟其遣還乃以朗密靈等付之

五月禁緣邊人收市夏州貢奉使所乘馬夏國進奉使入邊輒獵其所乘馬邊人以償值賤爭市之於是使者帶馬日多疆吏

以聞帝詔嚴其禁

秋九月吐蕃唃廝囉長編作嘉勒斯貴請伐夏不許唃廝囉吐蕃贊普裔初居宗哥城與論通李立遵不協徙居邈川有勝兵六七

萬自西涼破潘羅支舊部韓昌廝均等悉歸唃廝囉回鶻降者復數萬由是富強時以兵攻夏州德明禦却之唃廝囉希朝廷賜予請聚國之衆助討夏州帝以其累次侵邊或有

變詐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備之

案宋志西甯州領龍支城舊名宗哥城其地在今西甯縣之東又古龍支有三漢龍支在西甯西即西海郡隋唐龍支在西甯南近黃河宋龍支在西甯東乃舊宗哥城或混為一

誤邈川在今樂都縣境餘見九卷元豐三年春二月及元祐七年秋八月注

多十二月丁亥待禁楊承吉使西蕃還以地理圖進

丙九年 遼開泰五年
夏十四年

夏五月趙明德寇慶州

郭當環慶部署王守斌言夏州以善騎千五百來攻慶州內無備守擊走之

甘州回鶻攻陷涼州

趙德明使蘇守信守涼州有兵七千餘馬五千匹諸蕃畏其強不敢動回鶻貢路悉為阻絕守信死其子囉麻自領府事部衆不服

甘州可汗夜落紇遣兵攻破之擄其族帳百餘斬級三百奪馬匹其衆囉麻棄城走於是涼州屬於回鶻

秋八月知秦州曹瑋敗吐蕃於伏羌砦

瑋言嘉勒斯賈宗哥等率蕃部兵三萬餘人寇至伏羌秦三都谷即領軍擊敗之逐北二

十餘里斬首千餘級生擒七人官軍抄傷者百六十人陳歿者六七十人詔賜瑋及駐泊鈐轄高繼忠都監王懷信錦袍金帶器幣將校立功者第遷一資仍賜金帛陳歿者卹其家先是翰林學士李迪召對龍圖閣命草詔書徐謂迪曰曹瑋任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誰可代者對曰瑋知嘉勒斯賈欲入寇且窺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略諸將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以赴瑋帝因問關右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稱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今自探取目內侍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未幾嘉勒斯賈過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問曰瑋戰克乎對曰必克及瑋捷書至帝謂迪曰卿何料之審也迪曰嘉勒斯賈大舉入寇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其至是則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決勝也

冬十一月西蕃宗哥族夏州甘州來貢

河西節度使知許州石普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

又言商賈自秦州來言嘉勒斯贊欲陰報曹瑋請以臣當

所獻陳圖付瑋可使必勝先是帝力崇符瑞而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縉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遂忤帝意於是帝益怪普言論分而樞密使王欽若因言普欲以邊事動朝廷帝怒欲遣使就劾宰相王日請先召還命知雜御史呂夷簡推鞠獄具集百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普坐私藏天文罪應死詔除名配賀州遣使繫赴流所帝謂輔臣曰普出微賤性情躁干求不已既憫文藝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時事朕以先朝故每容忍之而普言益肆錄其微效俾貨極典聞曾在流所思幼子輒泣下流人有例搯家否王日等曰律無禁止之文詔許挈族以行尋命房州安置增屯兵百人守護之普側儻有膽略凡預討伐聞敵所在即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十戰摧鋒與賊角眾伏其勇

以知秦州曹瑋為秦州都部署依前兼涇原儀渭州鎮戎軍緣邊安撫使以禮

部郎中李及為太常少卿知秦州

時瑋數上章求解州帝問王日誰當代瑋者且薦及可任帝即命之眾議皆謂及非守邊才

祕書監楊意以告且且不答及至秦州將吏亦心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擊婦人金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晝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見且具道其知人之明且笑曰禁軍戍邊白晝為盜於市固當斬為足為道且之用及者其意非在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戎羌警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官使它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且以及厚意必能謹守瑋之規而已

丁天輔元年遼開泰六年春二月庚寅秦州神武軍破宗哥馬波叱臘等於野吳

谷

秋八月囉麻取涼州不克囉麻走入沙漠潛遣人至涼州約舊時蕃卒內應請德明出兵赴援回鶻結六谷諸部拒之卒不能克

冬十一月辛丑曹壽平鬼留家族

戊二年遼開泰七年春三月趙德明掠甘州貢奉使德明攻西涼不得志輒與甘州搆難偵知其貢使安信等入京

遣蕃部從間道掠之會正使先發僅得餘騎而還

閏四月吐蕃遣使假道於夏州不許吐蕃別種可汗并里尋以朝貢契丹道紆不能猝達契丹主諒以假道夏州并里尋遣使來請

德明不許

庚申四年遼太平元年秋九月戊寅吐蕃嘉勒斯麥請降

冬十一月夏城懷遠鎮為興州定都之靈州懷遠縣始於後周宋初廢為鎮繼遷取靈州時盡逐居民城外遂皆徙依懷遠德明

以龍見之祥思都其地謀之於衆僉曰西平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來不若懷遠西北有賀蘭之固黃河繞其東南西平爲其障蔽形勢利便洵萬世之業也况屢覓休徵神人允協急宜卜築新都以承天命德明善之遺贊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構門闕宮殿及宗社籍田號爲興州遂定都焉案西夏書事天禮元年夏六月有龍見於夏州溫泉山山在懷遠鎮北德明以爲瑞遣官祀之於是有意遷都之意明甯夏鎮大城卽夏大之都城周十八里高三丈六尺池深二丈廣十丈城樓六角樓凡四壯麗雄偉每一樓可容千人

十二月甘州回鶻遣使來貢

辛酉五年 遼太平二年 秋九月吐蕃買勒斯資來明年李立遵來附

壬戌 乾興元年春二月趙德明表請大食國貢使取道夏州不許 大食波斯別種其入貢路繇沙州涉

夏國抵秦州德明思掠其進奉物上表請敕使者道其國中時宋帝新立知其詔不許詔大食勿令入貢取海路繇廣州至京師

秋八月西蕃宗哥族侵夏州 天禧初宗哥族酋長馬波吐臘等與伏羌蕃部麻雞波連結爲亂知秦州曹瑋率神武軍破之野吳谷餘衆遁走

沙漠至是舉衆與德明皆攻掠宋 湟原路總管司請益兵爲備從之

瓊州屬羌叛

瓊州洪德蕃族巡檢慶香與四戶者龍等十八人詣僕奉官胡甯給稱夏兵入邊諸族危迫甯信之率眾赴援至歸德川伏發戰死慶香率本族三百

餘帳亡入夏界德明納之瓊州部署招之還者幾二百香等百餘戶不出

冬十月喃勝囉數與趙德明相攻

喃勝囉旋降宋

案宋史喃勝囉傳喃勝囉者緒出贊普之後本名欺南陵溫鎮通生高昌既十二歲河洲羌河郎業賈客高昌見勝囉貌奇挈以歸河洲人謂之喃勝囉兒子勝囉自此名喃勝囉東

軒筆箴喃勝囉據邈川之宗哥城盡有河湟之地祥符中入寇渭州曹瑋敗之

案史真宗名旻太子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五曰咸平曰景德曰大中祥符曰天禧曰乾興乾興元年春二月崩太子禎即位是為仁宗

仁宗

聖元年

夏二十一年春正月加趙德明尚書令

制曰門下朕仰奉詒謀嗣臨寶位負荷之重方若涉

於大川爵賞之行宜普均於百辟其有寵聯宗籍位冠侯藩早降蕃嶽之勳適守方之寄屬茲纂緒特示褒優告於離麗之庭錫以絳綸之命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守正翊戴功臣定難軍節度夏銀綬省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平西王邑食一萬六千戶食實封五千戶趙德明山河稟粹象緯儲精議洞兵戎學該義府忠純之性本自於天資奇正之機蓋由乎神授而自齋壇受鉞賜履據綬委其外禦之權寵以真王之爵

宋明書太
天字
取天字
二人以
二人者
文為二
六層爾

整軍講事彌暢於善經述職修方聿昭於亮節屏於西夏克壯英猷屬予踐阼之初曷乃殿邦之績爰推茂渥式獎殊庸需泥絳之徽章冠天臺之異秩仍增多邑復進重封併示寵榮斯為異數於鐵亨嘉之運方在於統同隆顯之恩允昭於眷注往服休命保茲永圖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

二月萬子軍主蘇爾格威來附

授三班奉職賜名李文順居之陳州

秋八月德明部落攻平涼方渠敗績

屬美以軍候成邊與州將追戰破之於九井原烏雷河斬首甚衆德明退

涇原咻迷下杏家族納質內附

甘州回鶻遣使阿葛之王文資來貢

詔外甥可汗夜落隔歸順封歸忠保順可汗

案回鶻自五代以訖宋初頻年入貢貢玉貢馬貢麋鹿貢大尾羊細白氈書其常也其甚者有孔雀有琥珀瑪瑙有佛牙有黃湖綿馬乳香其酋王仁美狄銀阿訶欲王仁裕王景瓊等名其使人異者有僧有尼

甲子二年 遼太平四年 夏二十二年 春二月趙德明作省見城於定州

定州省見山在懷遠西北百餘里土地膏腴向為蕃族植

牧地德明於山之西
南麓築城以取諸蕃

案古定州在今甯夏平羅縣東南即唐定遠城唐志警州本定遠城先天二年郭
元振置門統志定州城在甯夏衛北六十里本唐定遠城趙元昊改爲定州元廢

乙丑三年 遼太平五年 夏四月原州屬羌叛環慶都監趙士隆死之 遣使招撫
羌衆內附

六月令涇原路置堡寨五井川以捍西人 仍自今有內附者非先
陷蕃軍民邊吏毋得受

西羌亂遣使來假兵於夏州不許 羌亂以數萬衆圍平遠及定遠合道石昌等者都
監趙士隆都指揮杜澄戰死洪德若主趙振引諸

將往援由別道力戰抵平遠奪取井泉七日夜率敢死士破圍斬首數千
級而諸將救他若亦盡力賊勢不效乞兵於德明德明守境不應乃請和

秋七月遣使諭趙德明 羌亂既平上慮德明以爲疑特遣使詔諭德明日近據環慶等
路部署鈐轄司等奏報沿邊熟戶遞相驚擾結集部族圍燒堡

寨已降寬命添差軍馬往彼撫過去訖事卿世濟勳勤任隆屏翰素傾輸於節用保父
於疆陲昨以守邊之臣失於撫御致內屬之諸部忽驚擾以交征朝廷姑務威懷特加招
輯想卿在遠或未周知惟卿護塞有方愛民在
念遠聆朝旨諒體予衷眷矚所深不忘鑒察

冬十二月環慶蕃部鬼通等降附涇原

丙寅四年 遼太平六年 夏二十四年 春正月溼原兵破康奴族

夏五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 先是契丹伐回鶻入甘州降其王伊拉里克而破肅州盡俘其民修土隄口故城以

實之至是契丹將蕭惠復圍甘州不克由是卓木布諸部皆叛契丹兵將多敗死

案西夏書事是役也夏國遣兵助契丹攻甘州因甘州回鶻阿薩蘭部叛契丹契丹主遣魏國公蕭惠徵諸路兵討之德明點集蕃衆遣之西出蕭惠攻甘州三日不克部下阻卜

諸酋復叛急引歸德明兵亦還

丁卯五年 遼太平七年 夏二十五年 甘州來貢 明年又來貢

戊辰六年 遼太平八年 夏二十六年 夏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 元昊小字覓理性雄毅多

大略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而高鴻臚浮圖學通蕃漢文字至是破回鶻襲甘州未幾稱制改元西捲瓜沙北控朔漠東遮麟府南引慶涼泱泱乎遂爲西陲大國矣

案甘州自唐天寶中祿山亂後代宗廣德元年陷吐蕃官宗大中中爲回鶻所據歷五季宋初至是年而沒於夏回鶻至宋神宗熙寧元年猶入貢求買金字大般若經以屬本

賜之六年復來補其首領五人爲軍主歲給綵二十疋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二十萬宣和中入貢散之陝西諸州公爲貿易留守不歸朝廷立法禁

之大約降於西夏散處甘州塞外今黃黑番之附居部落故得私事中朝云

慕壽祺曰元昊小字崑理後改名曩霄雄材大略蕃漢悅服德明之賢子中國之勳敵也夫李氏自繼邊謀叛德明不恭父子相襲竊據西夏朝廷無如之何浸淫至於元昊建號

稱王肆意無憚矣故綱目因襲甘州之事書之以志其盛強之漸云

夏復舉兵攻拔西涼府德明每不聽元昊用兵元昊忽襲取甘州復舉兵拔西涼府必元昊自拔之德明不與也

夏立元昊為皇太子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呼迷氏生成遇訛統屈懷氏生成崑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於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元昊方十

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宋邊帥曹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

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形容既至觀之曰真英物也此子必為邊患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而於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攻甘州有功遂立為皇太子又立衛

慕氏為后以顯之

庚午八年遼太平十一年夏二十八年瓜州回王以千騎降夏瓜州回王乃沙州分部其王賢順見德明勢日盛率屬請降

趙德明出居賀蘭山西州謠言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德明出居賀蘭山讓之

多十二月德明遣使獻馬乞賜佛經一藏從之

王明道元年 遼重熙元年夏 多十一月授趙元昊為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 以工部郎

中楊告為旌節官告使

案宋史夏國傳天聖九年冬夏州趙德明卒年五十一在位二十八年追謚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葬嘉陵子元昊嗣位續綱目作明道元年冬德明卒誤

吐蕃置勒斯資徙邈川求內附 初置勒斯資與其相李立遠不協資徙邈川以溫通哥為相至是求內附詔授資遠大將軍連哥歸

化將軍

癸酉二年 遼重熙二年 夏五月夏升興州為興慶附遠立官制 先是元昊改元顯道下禿髮令至是謂自先世

併吞西土三十餘年乘中國所賜資財無算外倚契丹為援異謀日甚升興州為府改名興慶廣宮城營殿宇其名號悉仿中國所稱故事羌俗以振族盛大者為長官亦止有蕃落使防禦使都押牙指揮使之職至是始立文武班日中書日樞密日三司日御史臺日開封府日翊衛司日官計司日受納司日農田司日羣牧司日飛龍苑日磨勅司日文思院其制多與宋同自中書樞密宰相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漢人分為之而其專授蕃職有甯令有謀甯令有丁盧有丁弩有素齋有祖儒有呂則有樞銘皆以蕃號名之

天聖九年改元明道於文為日明字與天字皆同

是歲鎮戎軍城懷遠鎮戎軍為防西夏新修赤堊城帝聞之賜名懷遠後為砦

案懷遠城在今鎮原縣之西周原州之南後至慶歷時元昊寇滑州逼懷遠城韓琦使任福將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後即其地也宋地理志懷遠故城東至鎮戎軍六十里初韓琦我後屬隴干之德順軍

後屬隴干之德順軍

甲戌景祐元年遼重熙三年夏元昊稱制改元元昊雖仍貢奉然車服儀衛悉擬帝制元昊廣運元年趙元昊稱制改元元昊雖仍貢奉然車服儀衛悉擬帝制至是策士楊守素上言王者神武立功

德威御衆要必建元表歲以示維新國家累世繼登規模宏遠猶遵中國舊號豈足彪炳皇猷昭示區宇元昊乃下諭改顯道三年為開運元年踰月或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

改廣運是月韓億請下詔夏人除為館舍上從之

蘇壽祺曰中國數千年歷史皆承命於當王遂曲筆取媚視其版圖廣狹為國之正僭視其受任久暫為君之真偽求如司馬遷之世家陳涉本紀項羽治罕親焉元昊稱制改元在後儒編修前史非譽之為僞主即貶之曰割據豈公論哉中國者五大民族之中國非趙氏一家之私產也則夫奮然而起虎視一方是真有獨立國之精神矣烏可以其版圖稍狹遂任其濫沒弗彰也耶

秋七月夏人掠環慶環州西七十里為馬嶺砦砦北十餘里有蕃部殺牛族領族帳二千餘戶負險自固向不附中國元昊令為前驅掠環慶州境殺戮

時以明道二年
犯契丹主諱
改景祐是時
改景祐是時
下大早改元
重以道和氣

居人朝廷下詔約東不聽八月乃遣入
內供奉官周惟德往環慶路體量邊事

案馬嶺山在今慶陽縣西北七十五里一名箭括山左右帶川相傳漢牧地宋初為馬嶺
若距殺牛族所居其近至環縣南一百三十里有前漢所置馬嶺縣故城後漢徙北地郡

治富平而馬嶺遂廢隋大業元年復置馬嶺縣唐因之宋金元廢為鎮明成化七年陝西
巡撫馬文升命參政胡欽慶陽府王貴修馬嶺城惟環縣在慶陽西北二百一十里殺牛

族又不在其境內環州二
字當是慶州之譌宜更正

冬十月夏人復攻慶州執都監齊宗矩

初慶州柔遠若蕃部巡檢吳道攻破西夏後
松諸堡於是元昊稱兵報仇緣邊都巡檢楊

遵柔遠若監押盧訓以兵七百與戰於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
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峯伏兵發執宗矩久之始放歸

十二月賜西平王趙元昊佛經

元昊獻馬五十四
求佛經一藏賜之

渾朱士行經錄云秦始皇之時沙門寶利防等十八人齋佛經來化帝以其異俗因之漢
武故事云漢武帝元狩中伐匈奴得金人帝香華禮拜祭之於甘泉宮劉向列仙傳序云

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又考自古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
魏略西戎傳云前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憲等使月支國口受浮圖經是漢明已前佛

教早已東漸羣書言
漢明始者從其盛也

乙二年 遼重熙四年 秋七月西夏以兵犯環慶 元昊使首領訛遇等率兵數入犯環慶 路部署可請下 鄜延路移文約束從之

冬十二月吐蕃買勒斯資大敗趙元昊於河湟 趙元昊遣蘇木諾爾將兵擊買勒斯 資敗亡始盡蘇木諾爾被執元昊自

領眾攻貓牛城不下既而詐和劫開元昊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宗噶爾帶星嶺諸城宜 勒斯資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部兵溺宗噶爾河及飢死過半未幾

并兵臨河湟買勒斯資歸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搆搆其淺買勒斯資潛使人移檣深 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職而渡溺死者十八人擄獲甚眾宜勒斯資來獻捷詔加保

順軍 留後

西夏索古渭地不與 青唐蕃部蘭懿世居古渭積與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於宋秦州 范祥納之請繕城屯兵又括戶因諸羌新之相率叛夏人欲得

渭地久移文來索後帥邊昇以祥貪利生事請棄之 得而棄非所以強國盛威乃詔諭羌衆反其田報夏人以渭非其有不應索正其封疆而

還

丙三年 遼重熙五年 夏四月西夏始制蕃書改元 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 夏大慶元年 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正類八方而畫

頗重複又若符篆教國人用以紀事羣臣 上表獻頌遂改廣運三年為大慶元年

西夏獨立戰爭兼籌時代 宋仁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甘肅通志卷之九

三三

冬十二月趙元昊侵回鶻取瓜沙肅州

元昊既悉有夏銀綬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

居興州以為興慶府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置鹽州路以備環慶宥州路以備延甘州路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州與慶府為鎮守

西夏升州郡益邊防

元昊既據夏銀綬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諸州立國而以石堡峽門諸鎮升為洪威龍定四州又以肅州為蕃和郡甘州為鎮

夷郡置宣化府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里倚賀蘭山為固料兵設險以七萬人護衛興慶五萬人駐賀蘭山左廂宥州路以五萬人備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以三萬人備西蕃回紇自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至羅洛天都惟精山等處以五萬人備環慶鎮戎軍自河北至午臘弱山以七萬人備契丹而禦邊善戰尤倚山訛山訛

者橫山羌平夏兵不及也

西夏初定兵制

西夏風氣強梗民多耐寒暑忍飢渴而性惡雨雪其部族一家號一帳小族數百帳大者千餘帳故制年登十五為丁每有戰鬪隨族之大小出丁

助陣元昊立制率二丁取正軍一人每負擔一人為一抄負擔者隨軍雜役也四丁為兩抄餘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為負擔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為之故壯者得正軍為多凡正軍給長生馬駝各一團練使以上帳一弓一箭五百馬一藥駝五旗鼓劍棍棒抄袋披毡渾脫背索鈹鏢斤斧箭牌鐵爪籜各一刺史以下無帳無旗鼓人各藥駝一箭三百幕梁一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織毛為幕而以木架有砲手二百人號發喜徒立旋風砲於囊駝鞍縱石如拳得漢人勇者為前軍號撞令郎若脆怯無他技者令往守

肅州或遷河外耕作合國內諸州計之總兵五十餘萬別立擒生軍十萬興靈之兵精練者又二萬五千別副以兵七萬為資贍號御圍內六班分三番宿衛每有事於西則自東點集而西於東則自西點集而東中路則東西皆集用兵多立虛砦設伏兵包敵以鐵騎為前軍乘善馬重甲刺不入用鈞索絞聯雖死馬上不墮其兵凡三千分十隊隊各有長一妹勒二浪遇移三細貧者埋四五里奴五雜熟屈則鳩六隈才浪羅七細母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母鬼名十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戰則先出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騎以進發兵則以銀牌召酋長面受約束盡則舉煙揚塵夜則擊燧為候出戰率用隻日避晦日賣糧不過旬戰則大將居後或據高險弓皮弦矢柳幹中之必貫甲故所向無不破也

其壽祺曰近世之語中國歷史者曰詳於戰爭而略於制度猶之苟卿所謂相斲書也載筆難慎而關繫則微趙德明時兵十萬所定兵制非不井然有條今隔七百餘年而制度無一存者古與今相繼其事大抵如是豈獨中國耶

西夏初立軍名

唐制節度使下刺史亦得掌兵宋懲五代之弊特設通判以莅州政其徵調征伐進退軍將仍聽節度使表聞德明復自置防禦使職元昊地廣兵

衆因分左右廂立十二監軍司曰左廂神勇曰石州祥祐曰宥州嘉甯曰韋州靜塞曰西壽保泰曰卓囉和南曰右廂朝順曰甘州甘肅曰瓜州西平曰黑水鎮燕曰白馬強鎮曰黑山威福諸軍並設都統軍副統軍監軍使一員以資威豪右領其職餘指揮使教練使左右侍禁官數十不分蕃漢悉任之

案西夏立十二軍司其在境者左廂神勇軍駐天都山在今海原韋州靜塞軍駐韋州
在今靈武甘肅軍駐唐剛丹縣故地即今山丹瓜州西平軍駐瓜州即今安西黑山
威福軍駐漢居延故城在今張掖民樂等縣地白馬強鎮軍駐鹽州即今鹽池人民年六
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備弓矢甲冑而行但夏兵長於騎射不善刀槍而柳弓皮弦遇雨
雪則不能施
又其所短也

西夏攻蘭州

元昊欲南侵恐唃廝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侵至馬
街山築城瓦礫凡川會留兵鎮守絕吐蕃與中國相通路

西夏誘西蕃叛唃廝囉

初唃廝囉娶李立遵女生二子曰磨毘曰摩毘角又娶喬氏生
子曰董氐立遵死李氏寵表兵為尼鋼之屬州磨毘等結母黨

李巴沁竊載其母出奔磨毘河州角磨毘川撫有其衆磨毘不能制元昊聞二子
恚其父陰以重賂間之且說諸酋附有溫磨哥子一聲全叛磨毘餘叛附元昊結為

婚姻廝囉勢蹙更與
喬氏西徙歷精城

案元符隴右日錄云元昊既行路間廝囉二子遂舉兵數犯宗晉及破華牛城廝囉勢折
西從青唐與趙詢聚米圖經徙居遷精城歷精城在河州西南唃廝囉二妻喬氏居此青

唐今西
宿府

丁丑四年

遼重熙六年
夏大慶二年
張元昊歸西夏

元昊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
張與吳其始名不可得而知或曰張許州人也

客於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爲之斷行一日蛟方枕石而飲張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蛟轉而死血流數里與關中姚嗣宗皆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張累舉進士不第吳亦久困場屋無以自仰且張嘗爲縣宰所笞乃與吳薄游塞上規覽山川風俗慨然有經略西鄙意放意詩酒出語驚人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遊迨至主人者延之張初不識知也客乃顧張曰彼何人斯張厲聲曰皮囊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死主人塗千金之藥久之乃蘇將謁大帥馳白屈不肯往乃礮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諸帥諸帥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常時張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皆避其將之西夏也瀕行過項羽廟端養沽酒對羽極飲醉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去時帥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嗣宗入幕府張吳既至夏聞元昊有篡竊中國念不出奇無以動其聽乃相與更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昊吳來此飲酒過者見之知其非國人也蹟其所執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何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曩霄未更名日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事聞於宋詔徙其族於房州畿察出入饑寒且死知州陳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既而復賜其家錢米以反間之改隋州以羈縻之未幾二人間使謀者爲中國詔釋之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

曩霄之叛其謀出於張元昊吳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友善嘗薄遊塞上有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

西夏獨立戰爭兼籌略代 宋仁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田帥晝巡邊見之大驚慶歷中又題驛壁云踏破賀蘭石掃清
 西海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人韓琦見而奇之乃表姚入幕府後知潯州能除虎患張
 元鷄鷓詩卒章云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昊亦有詩初謁韓范二帥藝詩
 於石招搖過市二帥以為狂士購醫未用途間徑走西夏韓范以急騎追之不及張吳既
 至夏夏人倚為謀主以抗中原連兵十餘年中夏為之疲敝此二人也及元昊叛露布
 有朕親臨渭水直據長安等語元手筆也韓琦好水川之敗元題詩識之曰夏竦何曾律
 韓琦不是奇滿川龍虎籛猶自說兵符姚又有述懷詩云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
 雪詩云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捲滿天飛吳詩獨
 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矣見容齋三筆

冬十一月西夏設蕃漢二字院

元昊既制蕃書律為國字凡國中藝文話牒盡易蕃書
 於是立蕃字漢字二院漢習正草蕃兼篆隸其秩與唐

宋翰林等漢字掌中國往來表奏中書漢字旁以蕃書並列蕃字掌西蕃回鶻張掖交
 河一切文字並用新制國字仍以各國蕃字副之以國字在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

戊寅寶元元年

遼重熙七年夏天授禮法延祚元年

冬十月趙元昊殺其叔父山遇稱帝於夏州

元昊遣使

請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皆赤城路三
 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元昊執而殺之遂稱帝改

元天授禮法

延祚國號夏

建元日寶元

案夏國傳元昊自襲封即為反計多招納亡命峻誅殺以兵法部勒諸羌始衣白窄衫戴冠紅裏頂冠後垂紅結綬自號鬼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初制禿髮令元昊先自禿髮及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殺之每欲舉兵必率酋豪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其後虜寇西邊殺掠居人宋廷下詔約束之而元昊僭益其至是宣告獨立稱帝於夏州

又案真宗時鎮戎軍通判張亢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又柳開知代州上言曰西鄙令雖歸明他日未必可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為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檢其下猖狂競謀凶惡浸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寡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為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帝不能用至是元昊實告獨立朝廷為之忿然時張士遜為相即議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為憂元昊既稱帝還所授旌節議者皆謂宜發兵逐之三司判官知諫院吳育獨曰元昊雖名藩臣而乃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度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敢妄動然後陰敕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時方銳意欲必討故皆以育言為不然又劉平上疏其略曰今元昊僭逆復與曠廝囉結此乃天亡之時也臣請招致山界洪宥等州土豪授以職名給以金帛使勇者貪於祿富者貪於安不期月而人心自定或授曠廝囉以靈武使逼

西夏獨立戰爭兼籌時代 宋仁宗

瀾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元昊河外族帳復出鄜延石州蕃漢步騎收河西部族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以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過窺身河外一窮寇爾若朝廷貸元昊之罪臣恐北人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攻取策令邊臣違守疏奏不報又青州男子趙宇上書言元昊必反宰相以宇爲狂徙建州而元昊果反宇自訟所部弗受即亡至京師自訟宰相怒下宇開封獄陳希亮奏乞以宇所上封事付所司其言驗不當加責與宰相爭不已宇由此得釋

慕壽祺曰司馬光書五代事次第書五代紀元而各國紀元單列其下蓋各國已成獨立體制編史者不能媚於一尊而稱爲僞爲逆也元昊雖稱臣於宋而其國文物燦然規模大備獨保其自主特立故從寶元元年起仿司馬光書五代事體例列西夏紀元於其下以至亡國而後已

西夏主始大建官

元昊既稱帝始大建官以野利仁榮嵬名守全張陟張絳楊廓徐敏張文顯爲中書樞密侍中等官專主謀議以楊守素鐘鼎臣嵬名聿榮張

延壽爲官計受納諸司主文書以野利旺榮野利遇乞成逋克成臥發賞多如定多多馬寶惟吉分駐十二監軍司地主兵馬其餘拜授有差

十一月西夏主祀神西涼府遂不遣賀郊人使

詔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賞錢十萬

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

時邊臣多議

歐陽修曰寶元中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

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為一作四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

行營招討使今自於境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兵

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

能出師

遣左侍禁魯經持節諭唃廝囉使擊元昊

自西涼為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唃廝囉又得回紇種人數萬廝囉居鄯州西有

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鄯州貿易以故高強宋欲使背擊元昊故遣左侍禁魯經諭之

幕壽祺曰以狄攻狄宋廷諸臣屢言之矣向者六谷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張齊賢請錫王爵執殺不允乃不以予王而與以予趙殊可嘆也唃廝囉者統勝兵六七萬可與

德明抗又以戎人多詐慮有他變詎未嘗有大功此二者即使用之未必遽能大挫西夏之疆橫然招攜結納未始不可資其助而殺其勢乃予奪疑信靡有定局宋之失計未有

者矣

甚於此

西夏獨立戰爭蒙譯時代 宋仁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十一頁

三

十二月甲戌禁邊人與元昊互市

加吐蕃買勒斯賈保順節度使

自李繼遷太陷西涼巴喇濟黃部往往歸買勒斯賈回
統譯者復數萬買勒斯賈居鄯州西即喃囉囉番族也

帝已遣魯經如遼川諭令背變元昊以披其勢因殺節帥仍兼遼川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買勒斯賈約盡力無負未幾即來獻捷朝廷議加厚賞以韓億之言而止

己卯二年

遼置顯八年夏天
授禮法延祚二年

春正月元昊遣使表請稱帝改元

表曰臣祖宗奉出帝
當東晉之本運創後魏

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賜姓胡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擊命真王之號夙感於頒官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坦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於時再讓靡違羣策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册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教歎好魚文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灑懇仰俟帝俞謹遣弩涉伊突你斯閣臥普令濟崑伽崖姝奉表以聞

王德用請自將討元昊不許

元昊使者將歸不肯受詔及賜物樞密院議數日不決王
德用陳執中欲斬之盛度張觀不可卒遣之但却其獻物

韓周復送至境上已而德用請自將討元昊不許

二月西夏白豹營主裴永昌來附

柔遠若蕃部巡檢珪鬼招之使降也帝詔補三班借職本族巡檢

案宋史地理志進築白豹金湯俱在元符二年則此時尚為西夏地界宋嘗遣兵破之東都事略武英者太原人為環慶路都監破元昊之衆於白豹城以功遷禮賓副使又有夏

州人韓懷亮元昊叛末時內附更名福隸神衛軍破白豹城有功授承局又李復圭傳熙寧三年遣別將破西夏金湯白豹餘見康定元年任福破白豹城注

詔喚斯囉擊元昊

詔喚斯囉使背擊元昊至是斯囉奉詔出兵嘗西涼西涼有備斯囉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再舉四月授喚斯囉二子

瞎毘磨角 魁團練使

三月夏諫言西鄙事

先是詔陝西安撫使龐籍諡旨知永興軍夏竦議西鄙事丙子竦言繼遷一族本黨項遺種太平與國中竭內帑之財營關中之力

不能撲滅真宗即位惟戒疆吏謹烽埃嚴卒乘此實真宗之遠圖也自震武陷沒銀綖割棄以來假朝廷之名聚中原祿賜略有河外服屬小蕃德明元昊久相繼襲拓地千餘里積貨數十年較之繼遷勢已相萬芻象過飽猖獗遽彰識者莫不欲大行誅討然自昔兵家皆謀先勝而後戰即舉無遺策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事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軍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逃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則自齎糧糗不能久須載芻粟難於

援送師行賊境利於速戰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豈設奇伏夜襲營師老區
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既無長舟巨艦則須浮囊挽縷則册案河上以逸待勞
我師半渡左右來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誠追
者是為無策事不先定必有後憂計上十策一教習驍弩以為奇兵二驅虜虜堯以為
籛二詔嘉勒斯賈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籌備多少軍士勇怯而增城屯兵
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士人為兵號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京兵七增置弓手
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小寨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保大寨以全兵力九關
中民坐罪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銅一斤為粟五斗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
驍軍以紓饋運
當時頗採用之

西夏建蕃學

夏州自代後不列職方其官屬非世族相傳印幕府遷擢尚無科目取士之
法元昊思以胡禮蕃書抗衡中國特建蕃學以野利仁榮主之譯孝經爾雅

四言雜字為蕃語寫以蕃書於蕃漢官僚子弟內選俊秀者入學教之俟習學成效
出題試問觀其所對精通所書端正量授官職并令諸州各署蕃學設教授訓之

案蕃字非元昊所製沈存中筆談野利遇乞剌迺蕃字獨處一樓累年方就默之元昊大
慶元年尊為國字凡國中藝文諸牒盡易此一體所以對內又設蕃漢字院書漢字所以

對外而國內則悉用國字有時亦不拘者感通塔碑掌中珠將以便俗故一則陽蕃陰漢
一則蕃漢並列錢文將以流通國外故洪遵泉志倪模錢略李佐賢古泉匯各載蕃字錢

而元德天盛乾祐天慶皇建光定諸品皆用漢字宋寶元二年秋九月元昊投匿名文字
於環州間言知州高繼嵩將叛其非蕃字可知羅世昌夏國世次當用漢字故為金史所

引又姚士舜見只編載蘭溪魏某客華州王統野祭酒家見架上有夏國
書凡閱三旬始遍此不言其爲善字凡此當觀其通未可執一以爲斷也

案新唐書黨項居慶州者有野利氏族史有野利景庭野利剛野利越詩等西夏有野利
仁榮宋史夏國傳夏主德明母葉里氏夏主元昊妃葉里氏又葉里仁榮主蕃學製夏國

文字葉里氏
即野利氏也

夏六月詔削元昊賜姓官

王午詔曰昔苗民弗懷首罹虞竄鄧支自立終伏漢誅蓋
犯順者無赦於國章除殘者罔限於荒服炳焉通誼疇或

敢踰趙元昊戎漢餘妖邊關小種性含虺毒志負狼貪昏頑表於稚年傲悖成於壯齒曩
者德明卽世西夏控哀朝廷錄守方之忠憫稱慈之禮拔於童孺付以節旄名襲真王寵

視同姓金絮有秋絡繹以周其窮關市弗譏賢選以通其貨假我明命取重諸羌固當竭
犬馬之勤效涓埃之報克守先業以稱大恩而背惠反常毀忠蔑信僭舉國號扇惑蕃渠

跳梁井蛙之涯旅拒秋蟻之轍公道軍校冒服使車列贖自陳欺天罔畏既張逆節合舉
明刑朕憐舊勳特加涵覆橫選羣議密賜手書貸其方命之愆開以自新之路護送來介

俾還穹居庶邊奔而革音終恃遠而迷復至敢驅率配隸攘劫塞民驕告文符訛誑區落
而朝臣列奏邊吏抗詞願舉偏師往平狡穴趣臬解亂之首以正不廷之辜朕載念一夫

肆狂餘衆何罪况元昊脅從濟欲濫殺逞威名膺外奔諸帳懷貳荷戈鋌並進則玉石奚
分且俾列於購科止用取其魁惡元昊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令宗正寺除去屬籍惟彼

諸部素奉本朝迫此姦凶遂其謀讎能結黨歸義執賊建功必當昭洗前汚申明厚賞
國有信誓炳如丹青應賞募科格並委中書門下詳爲條件以時布告庶體朕懷因絕互

市揭勝於邊募能生擒元昊及斬首來獻者卽以爲定難節度使元昊界蕃漢職員能率族歸順者等第推恩時呂夷簡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誅戮則有之矣非所以御外國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元昊爲患劇朝廷降詔購募敵中僞署名職至卑如理移香者詐輸歸款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其黨益固矣

秋八月以箆藥城唵厮波補本族軍主

箆藥城卽今甘谷縣

知慶州張崇俊請藏擦勒族制元昊

藏擦勒凡三十八族在黑山前後衆十餘萬人馬勇健與元昊世爲仇向屬豐州自首領

王承美死子孫雖相襲知豐州而威望不足不能統屬藏擦勒遂各請首領至是崇俊請選王氏族中有才幹機略者優與除官令知豐州密遣人齎金帛并募斬元昊赦散與諸族欲與唵厮羅共攻元昊使敵有腹背之患疏上不果行

九月斬元昊所署環州刺史劉奇徹於都市

奇徹名重信爲元昊招誘延州屬羌而金明都監李士彬執送京師遂斬

之

元昊遺匿名文字於環州聞高繼嵩不行

環州知州高繼嵩久任西土以勇敢聞元昊惡之將其遺箭繫以匿名文字言繼嵩

將叛繼嵩心不自安表乞還朝朝廷將任以北朝正且國信右司諫韓琦曰繼嵩背義投西元昊果忠於朝廷則當密奏其事何必以遺箭達其叛狀乎其為反間無疑也帝遂詔繼嵩復還環州元昊之計不行

冬十月錄環州生戶羅埋為右班殿直羅埋嘗受元昊防禦使率其族來歸特錄之

十一月西夏攻籠竿州夏衆號數萬知籠竿城劉兼濟將兵千餘轉戰至焉松林敗之

案王堯臣為沿邊安撫使請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宋史地理志德順軍置隴干縣其故城在今靜甯縣南曹瑋知渭州築堡山外為隴干城隴干即籠竿也韓琦傳言隴干山外四衝建德順軍於古隴干城則是籠竿隴干字雖不同總不離乎靜甯者近是

十二月劉平上攻守策其策曰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為得之中國未嘗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治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選本鎮彼邊方世襲

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徒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困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為藩臣於時若止棄靈夏殺銀與之限山為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蕃漢戶并授德明故蕃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廷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

喃麻囉構怨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不能自立別有酋豪代之
 西與喃麻囉復平北約契丹為表裏則何以制其侵軼今元昊國勢未強若乘此用歸廷
 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
 糧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彙廢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
 第封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期月而人心自
 定及遣使諭喃麻囉授以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寤元昊復出麟府石州蕃漢步騎
 獵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帥離其部衆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為窮寇爾何所為
 哉且靈夏綏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歲資糧取足洪宥而洪宥州羌戶勁勇善戰
 夏人恃此以為肘腋我苟得之以山為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豈以戍兵鎮守
 此天險也廟朝之謀不出知此而爭靈夏綏銀連年調發老師費財以致中國疲弊小醜
 猖獗此議臣之罪也今朝廷或貸元昊罪更示含容不惟宿兵轉多經費尤甚萬一元昊
 潛結契丹互為犄角則我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為先重者為後如何減兵以應河
 北請召邊臣與二府定
 守禦長策疏奏不報

庚辰 康定元年 遼重熙九年 夏天 授禮法延祚二年 **春正月分兵入夏境** 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知慶州張崇俊攻後橋而柔遠若主武英入自

北門拔之又令王仲寶將兵至
 賀蘭谷敗夏將羅逋於長雞嶺

二月詔喃麻囉攻元昊 先是詔陝西州軍有勇敢智謀之士識西人情偽與山川要害攻取方略者悉詣所在自陳至是元昊空國入寇詔喃麻囉速

元昊在
 立改姓元
 元昊在
 立改姓元
 元昊在
 立改姓元

領軍馬乘此時經往拔其根本若成功當授銀夏節度使仍密以起兵日報緣邊
經略安撫司出為援別賜襲衣金帶絹二萬匹喃廝囉雖被詔然卒不能行

案大通縣新志喀囉氏風俗懷恩惠重財資無正朔市易用五穀乳香礪砂屬移牛以
代後帛貴虎豹皮用絲飾衣裘婦人衣錦服緋紫青綠尊釋氏不知醫藥疾以召巫覡視

之焚柴聲謂之逐鬼信呶詛或以決事訟有疑便詛之訟者上辭牘籍以帛事重則以錦
亦有鞭笞扭械之獄其人喜啖生物無蔬茹醃醬獨知用鹽為滋味而嗜酒及茶居板室

富室以氈為幕好為鞞轆喜貢獻謂之
般次自言不敢有二則曰心白向漢云

三月癸酉以尹洙權署涇原秦鳳經略安撫司判官事

從涇原路副都署葛懷敏
辟也後三月洙上疏論兵

其一請蠶得倫士兵葦營及所給物費下三司使鄭戩等參議以聞戩等言實官之令已
出權官然行之費久今更為煩細糞斂民財書揭徵塞使西戎有輕中國之心洙議遂寢

右正言吳育請通西域諸戎以制元昊

疏言比嘗建議乞通回紇以破昊賊且漢通
西域諸國謂之斷匈奴右臂蓋諸戎內附雖

有黠敵不敢獨叛唐太宗常賜回紇其宰相詔書及納其貢奉答以金帛真宗命
潘羅支攻殺李繼遷其子德明遂歸順元昊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先以財物啗

鄰境使巢穴無虞然後萌狂悖之心宜募機辨膽略者使多方招誘散離其黨此伐謀之
要也若經喃廝囉及他蕃部亦密諭以朝廷之意使并力以攻均其恩賜同其功利以情

料之無不聽命者又錄真宗時通西
域諸國并元昊父祖始末事迹上之

丁四月西蕃摩毛角謀攻涼州

摩毘角與父喃嘶猜阻雖各治一城別立文法然終不能統攝語蕃寶元中中朝欲兼撫之命為順州團練

使摩毘角感帝恩上表言有兵二萬願取西涼請朝廷遣使護討秦鳳部擊司以山上詔嘉之而不能取

五月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

是月也元昊取塞門砦執砦主高延德又陷安

遠砦上以夏守贛庸怯窺方略詔與王守忠赴關以竦等代之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元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臣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六月夏人攻鎮戎軍王珪自瓦亭至師子堡擊敗夏人

夏人攻鎮戎軍敗劉繼宗李緯兵五千涇原路總管

劉謙乘夏人攻鎮戎之際亦引兵深入夏境破其聚落而去又涇州駐泊都監開封王珪少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元昊攻鎮戎軍珪將二千騎為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敵圍之數重珪奮擊披靡獲首級為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許城中惟絕糧糧予之師既飽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實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擊之可得志也復馳入有驍將持白織植槍以晉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珪胸而傷右背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戰後珪以所得二槍植

山上其後邊人
即其處為立祠

案固原州志瓦亭關名後漢隗囂使牛邯守瓦亭唐肅宗幸靈武牧馬於瓦亭宋金人陷
涇原劉錡退屯於瓦亭明設巡司戍守之均屬斯境清乾隆初蒞華亭縣有驛丞經理驛
務旋裁今有守備駐焉在州南九十里

秋八月癸卯遣尙書屯田員外郎劉渙使遼川

諭喃廝囉出兵助討西夏喃廝囉召
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

也功

案王闢之灑水燕談錄謂元昊既擄劉平遂約吐蕃毋得與中國陰相為援朝廷急之使
尙書屯田員外劉渙至青唐諭以恩信云云則是元昊會約和吐蕃矣攷宋史喃廝囉傳
元昊反使侍禁魯經持詔諭廝囉使背擊元昊既元昊屢寇邊
仁宗復遣經經固辭於是渙應詔往并不載元昊約和吐蕃事

己酉徙知廣州段少連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

廣州多疑
為寇會上元然燈有報蕃市火者

少連方燕客作優戲士女聚觀以萬計其僚請罷燕少連曰救火不有
官乎作樂如故須臾火息民不喪一簪衆服其鎮靜至是移和涇州

環州都監安俊破元昊吃啞井那等諸砦

俊久在邊羌人識之瓊州得俘虜知州种
世衡問之曰苟屬於吾將孰畏曰畏安太

西夏獨立職守兼籌時代

宋仁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保指俊於坐曰此
長髯將軍是也

九月丙寅夏人攻三川砦巡檢楊保吉死之

夏人又圍師子定川堡戰士死者五千餘人乾溝乾河趙福三堡均陷

案陳榕門綱鑑約編註三川在今平涼府鎮原縣西北鎮原縣志縣西北六十里今交口
河川西有城址本宋三川砦金置縣屬鎮戎軍元併入鎮原州康定元年元昊寇三川砦

熙寧二年又寇鎮戎軍三川砦即此

環慶路兵馬副都總管任福破白豹城

夏人之攻三川也韓琦使任福與北路都巡檢使范恪自華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諸將

牽制敵勢行至柔遠砦驕蕃部即席部分諸將攻白豹城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
明破其城縱兵大掠焚巢穴獲牛馬橐駝七千有餘委聚方四十里平骨咩等四十一族

師還夏人遣騎襲其後恪設伏崖險敵半渡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七十餘人十月環慶鈴轄高繼隆等出兵攻西夏經納旺穆等砦又破之

案安化縣志白豹城在縣北宋康定元年韓琦使任福攻白豹城克之地理志白豹城舊屬西夏界元符二年修復賜舊名元慶府志大順城北四十五里為白豹城

冬十月丁卯以鄜延部署司指使狄青為涇州都監

先是寶元二年元昊攻保安軍鄜延鈴轄盧守勳使巡檢

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請砦皆克每臨陣被髮面銅具出入賊中皆披靡無敢當者尹洙為經略判官與青談兵善之薦於副使韓琦范

仲淹曰此良將才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由是益知名是年九月仲淹遣青破夏軍

於蘆子平至是
移知涇州都監

案宋史狄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鉦則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則卻敵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敵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

黨留等族與渭州瓦亭砦監押劉滬戰敗績
黨留等族一驍將戰死
亡失馬牛橐駝萬計

十二月乙巳詔涇原及邈延兩路取明年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西夏
府大臣
上與兩

共議始用韓琦所畫攻策也樞密副使杜衍獨以為非萬全計爭論久之不聽大臣有欲以沮軍罪衍者遂求罷亦不聽始晁宗愨即軍中問攻守策衆欲大舉經略判官田京曰

驅不習之師撓銳鋒深入賊地爭一旦之勝此兵家所忌
師出必敗或有議講和者京又曰賊兵末嘗挫安肯和也

慕壽祺曰和戎之策爲世所詬病然必能戰而後能和慶歷元年春元昊勢益猖獗當是時涇原路屯兵七萬邈延路屯兵六萬八千蓋以環慶路屯兵五萬秦鳳路屯兵二萬七千有如此兵力即無詔書下降爲將者亦應會師進取直造賊庭乃議和議攻意見紛歧蒯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

西夏獨立戰守兼籌時代 宋仁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甘肅通志卷九

三

猶豫不決致有好水川之敗豈非自誤也哉

辛巳慶歷元年

遼重熙十年夏天授禮法延祚四年

春正月涇原軍襲取西夏威福軍夏遣蕃官骨拔

一作郭邦等偽降不納

黑山威福軍駐黃河西涇原都監桑擇舉兵襲之焚族帳掠馬駝甚衆元昊遣指揮骨拔等四人詐投擇軍設誓願為中國效力擇以告

安撫使韓琦琦不可

春二月元昊侵渭州任福與戰於好水川敗死

韓琦巡撫陝西巡邊至高平川聞元

昊果寇渭州薄懷遠城琦急趣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擇為前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琦命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伴北桑擇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擇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翼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隻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糧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詰旦福與擇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擇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

書已改元康定
起事者又曰康
定乃擬爾故又
改慶曆

鷓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懾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擇等莫測既而左磨左伏起右磨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壑相覆壓懾前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於觀軍之西渭州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人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募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奏至帝震悼爲之輟食夏竦使人收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徙知秦州

案宋書任福好水川之敗史不書日東都事略作二月辛卯鑲尹洙河南集具載甲子福等敗乃十四日其實自十二日追奔十四日陷沒凡歷三日也長編引實錄云人馬乏食已三日蓋初十日出軍十一日戰於張家堡其夕兩軍隔山分屯十三十四日皆逐賊故軍食不充者卽十二日敗則不應言已乏食三日矣事略作辛卯者誤

又案東都事略耿傳通判儀州徙慶州爲任福行營參軍山外之戰將嘗戒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指顧自若及賊騎大至武英又勸傳曰君非主兵者奈何欲與英俱死耶傳作書遺福戒以持重未幾福戰沒傳亦死或謂福之敗由傳督諸將稍急轉錡得其書上之尹洙亦作閔忠辨誣二篇閔忠曰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諸將以力戰死明白不可欺或者咎其失計且不與其死噫適利以違節度其失計信然秉義不屈奈何不與其死也忠義世之所高死人之所難以萬難之節負至高之名苟與之則已苟蹈之

矣惡所以謀其身哉善謀其身者不然必非之曰喪兵沮威雖死吾弗與然後享其富保其生爲無愧爲身之謀豈不周乎寇讎在境師兵在行欲其以保功難乎哉烏虜喪兵沮威以取死豈緒將心邪亦不幸而已爲國家者無使謀其身者終其幸死讎者重不幸則節士勸矣辨誣曰山外之役參軍事歌傳在行戰合虜騎益至或以傳文吏無軍資勸其避去傳不顧被數創死於陣或誣之曰傳督諸將進與大憖卒遇敗傳致也後得傳與諸將書戒以持重慮爲虜誘此豈督諸將進邪宋興八十載文吏死事者或以城守之賢或不幸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不懾與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傅比者亦鮮悲夫謀旣不用又從之死猶不免於誣爲誣者豈喜於立異邪惡夫爲忠邪誅文旣出其誣遂止又王珪開封人爲涇州駐泊都監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以三千騎爲先鋒敗夏人於師子堡改涇原都監至是從任福入好水川連鬪三日諸將俱沒珪乃東望再拜曰非亞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擊殺百人日中飛矢而卒鎮戎之戰也珪以所得二鎗植山上珪旣死邊人卽其所爲立廟焉同時死者又有趙津武英桑懌等事聞贈任福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王珪趙津等並贈官各追封其再妻及甄錄子孫有差

又案元和郡縣志渭州今平涼府安國鎮西古城此謂行渭州與鞏具之名渭州區域各別南宋時金人入關中劉豫升渭州爲平涼府鎮戎軍卽今鎮原縣羊牧隆城卽今隆德縣在六盤山外好水川平涼府志謂在隆德縣鎮原縣志曰好水源出固原之牛營山隆德人謂好水川在縣城北山後距隆德二十餘里至車家集與靜甯西河合流至莊浪陽山川又與葫蘆河合入於渭夏元昊自甯夏出兵寇渭州行經南牟會口卽入固原隆德境斯時無所謂固原則鎮原隆德靜甯均當敵衝宋兵與夏人交兵處在六盤山外好水

川爲任福屯兵處斯役也元昊志在必勝福所統士卒皆非素所撫循既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

又案明志隆德縣東有好水西流與苦水合西北有武延川流入好水與父老所云方向略有不同總之不出乎隆德區域九域志天勝六年置得勝砦領開遠一堡宋史康定二

年趙元昊將寇渭州韓琦使任福將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後羊牧隆城今隆德縣得勝寨在今靜甯州之東北

慕壽祺曰元昊傾國入犯其鋒不可當其兵馬上齎糧能有幾何爲邊帥者宜令諸將阻關拒戰示之以弱民間各守堡寨爲持久之備清野以待之伺隙以乘之不過三月糧盡

乃反未嘗不可轉危而爲安也福違韓琦禁令趨利邀功意謂此輩犬羊相聚豈能抗拒天朝憑一時之客氣不知敵人之真情與其伏兵之所在鋒鏑一交欲退不能惟有死耳

好水川之賊士卒死者萬三千人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其斯之謂歟

夏攻劉瑋堡
涇原熟戶萬餘帳向來驕悍元昊六盤山之戰皆其嚮導故兵行徑路及殺伏之處一如宿計是時引元昊乘城圍劉瑋堡仲淹遣環慶都監劉政將銳

卒數千來援夏兵聞之遂還

案宋史慶歷元年二月始朝廷既從政策經略安撫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

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瑋堡未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引去夏竦等劾奏洙擅發兵降洙判濠州

又案長編元昊反王堯臣建言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餘帳帳之首領各有識名曹瑋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其後邊備稍馳守將惟務姑息浸成驕黠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州山外皆被侵擾近邊熟戶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酬賽因此釁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姓名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領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畜官勿檢覈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本族職名補遷及增俸錢詔如所請

夏四月夏掠儀秦二州

夏國首領各將其種落兵謂之一溜少長習如臂使指既成行列舉手掩口然後敢食慮酋長遙見疑其語言其整肅如此

元昊之犯渭州初分兵為四溜期集於好水川任福所遇乃先至之一溜也碎遇福軍而駭欲奔所聚之地福不知虛實乘急追逐遂陷大陣然諸將力戰至死不肯退夏兵雖勝殺傷亦相當故攻劉璠堡不克還屯天部山令游諭剽掠儀秦二州屬戶聞秦鳳副都部署曹瑛料簡鄉弓手數萬人發騎士設伏以待乃退案儀州故城在今隴東華亭縣西京瞻義山西抵華尖山麓與今華亭縣城相連後魏晉秦初築城置鎮以扼蕃戎之路唐為神策軍地後唐同光初改置儀州後周復置華亭縣於州郭宋初因之

鈐轄杜惟序破夏三砦

好水之役惟序領騎兵數千由懷安路破夏三砦斬首數百級獲牛馬千計

五月壬申延知耀州范仲淹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置司事

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

六百人約與賊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聞其人馬立條約仇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未幾賊兵叩城仲淹揮兵血戰賊遂奔北久之种世衡不利於定州人心搖動及見仲淹懼兵號令嚴明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吾屬何憂

知慶州范仲淹築大順城夏人爭之不得

延州之西慶州之東有夏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間金湯白豹後橋三砦阻絕延慶

二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打破無招降之術據守之謀漢兵纔回敵據如故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若當後橋川口南通鳳川華池東接西夏所屬之金湯白豹疆落強悍而善耕欲城之度夏人必爭密遣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仲淹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板築之用大小舉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仲淹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聞河外果有伏賊夫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以爲不可及旬日城成而白豹金豹湯皆不敢犯環旋盜寇亦漸少帝聞之詔賜名曰大順城張載撰大順城碑記錄附編第五卷

案鳳川在慶陽合水縣東水清澈多鷗鷺春月邑人游賞於此華池廢縣在合水東北一百二十里本漢歸德縣地更始封岑彭於此寰宇記華池縣西魏時置隸蔚州後廢唐復置又於此置林州宋省白豹城在大順城以北四十五里與金湯俱屬西夏界柔遠堡在慶州界見後第九卷熙寧三年八月注

幕壽祿曰機事不密則害成今之簡外將軍其所以抵禦敵人者事未施行而師期已漏此其所以敗也范仲淹築大順城統籌全局悉中肯綮而諸將皆不知非所謂才大心細哉也

冬十月夏竦罷分陝西為四路各置使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領之

竦以太尉經略

西事長於計畫而機事不密嘗召集幕職兵官議五路進討凡五晝夜屏人絕吏所謀祕密處置軍馬分擊糧草皆有文字已成書兩人之力不能舉封鑰於一大櫃中一夕失之竦等大駭陰令訪求不數日却在櫃上蓋元昊使其客為之也竦進兵之議遂格由是乞罷帝乃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時琦知秦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敵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於西人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人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開規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

冬十一月回鶻以兵攻夏沙州不克

回鶻為西夏所并而傾心內向乃遣使人貢奉書曰我本唐朝甥天子實我舅也自李氏取西涼遂與

漢隔今願率首領討夏已而以兵攻沙州不克

案回鶻自唐末據甘州歷五代至宋率入貢天聖中并於西夏而宣和中猶有貢者其可汗嘗稱外甥可汗而妻并號天公主也又有見於遼者蓋西夏受其貢賦而不盡奪土地

爾云

十二月置三路強壯弓箭手

壬午二年 遼重熙十一年夏天 春正月夏築阿干城破西蕃歸麁於龜谷 略麁與父嘯 廝囉猜阻始

據河州繼徙龜谷城自立久法無所屬寶元中陝西經略安撫都監趙均招之請以緡錦 略此聽命願通貢於宋受澄州團練使是時元昊築城阿干河旁距龜谷七十里宋命略

略為緣邊逐檢使出兵圍之元昊怒其 通遣將攻龜谷大破之殲廝囉不能救

案今皋蘭縣西南四十里有阿干鎮即夏人築城處以地有阿干水故名或謂吐谷渾西 走避容度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阿干者鮮卑謂其兄也晉書武帝太康 十年虜降以遼東僻遠徙居後河之青山水經注吐谷渾自燕歷陰山西馳至廣大阪 居焉廣大阪在抱罕西北時則吐谷渾猶未至遼中也不知者謂皋蘭阿干鎮係燕谷廐

兄弟離別處殆 附會之辭歟

又案龜谷在今榆中縣南宋元豐四年置龜谷寨元祐七年廢紹聖四年復修為 堡金世宗大定中升為縣或謂龜谷即今與龍山峽餘見後元豐七年冬十月註

西夏獨立戰爭兼籌時代 宋仁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環慶副部署王仲寶攻夏金湯城進圍宥州不克

金湯東距延州德靖砦四十里西南距慶州柔遠砦入十里為中國

和市處元昊自麟府還慮延慶兵入界以重兵守金湯仲寶與鄜延都監狄青率兵襲擊殺數百人進攻宥州大掠五日元昊遣兵拒卻之

秦州築東西關城成賜總役官史金帛有差

初知州韓琦言州東西居民及軍營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禦請築外城

凡十里至是成之

二月丁丑知秦州韓琦請降樞密院空名宣頭五十道以賞屬羌之有功者從

之

夏五月夏宥州侍中默香來附

默香素掌宥州兵馬龍籍使嵬泥族軍主阿克入西偵伺默香告以國主請兵契丹使為備旋與其屬堪嵬布

遇乞遣人實告敕請內附求封爵帝授順德軍節度封順德郡王賜姓名白守忠堪蒐會州防禦使布遇乞叙州防禦使各賜襲衣金帶默香等仍居宥州如故

范恪會諸道兵攻夏十二盤及咄當迷子砦陷之

當戰急時恪中流矢醫戰愈力視礮石中有火鑿者恪取號於

衆曰賊矢石盡用盡下變矣於是士卒爭奮果先得城恪有弓勝一石七斗其箭鏃如鐸名曰鐸弓又於羽間識其官稱姓氏凡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

築細腰葫蘆諸皆明珠滅賊族復京歸

環州之西鎮戎之東有葫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賊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礫

滅賊之居北接夏境二族勁兵數萬范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襲鎮戎東侵環州

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葫蘆泉為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遂城之

案平遠縣志細腰葫蘆峽在縣東宋宣撫使范仲淹於此築城以斷西夏要害之路明三邊總制王瓊過預旺城詩固原直北荒涼地靈武西望城路入葫蘆細腰峽苑開草

莽苦泉營轉輸入困頗增戍寇掠胡輕散漫兵我獨征師三萬騎揚威塞上虜塞清民國元年改平遠為鎮戎縣以宋設行鎮戎所故名改鎮戎所即葫蘆峽舊城在平遠縣東一

百二十里明成化十二年巡撫余子俊奏設守禦千戶所隸固原衛嘉靖三年增築關城今名李旺堡

又奏范文正公种仲平墓銘古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賊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強梗在原為孽寢及於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於夏戎朝廷患焉其

二川之間自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為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將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於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敵

中以計款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豪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

又案環縣舊志泉出縣北故城即古環州州廢泉亦堙塞不知若干歲矣環水鹹苦飲者為病而葫蘆泉獨清甘明成化八年慶陽府同知薛祿具白其事巡撫馬文升遂命濬導

泉湧出又修砌街衢以便居人旬月間軍民就居者三百餘家翕然一城焉今又廢

慕壽祺曰細腰城築成自環州改隸原州余原州人也嘗過環縣訪細腰城址鮮有知者蓋邊疆之不用兵久矣後與彼都人士遊為言种世衡知環州時羌酋慕思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佐酒既而世衡起人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思竊與侍姬戲世衡出掩之慕思慚謝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大豪傑無他能得人心而

矣已

夏攻大順城慶州兵禦却之諸將皆閉城自守范恪率兵二千餘戰克之夏人又犯高平軍劉璠堡亦不克引還

秋閏九月元昊攻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會兵禦之敗死遂大掠渭州先是元

入寇是月辛未朔王沿命懷敏將兵禦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為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琦西路督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法為先鋒趙瑜總奇兵為援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即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為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初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

路都巡檢使趙璘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徙軍新壕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琦謂懷敏曰戒遠來利速戰宜依馬欄城布

構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爲賊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寨劉洪向進出西水口趙均出蓮花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瑤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洪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均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屯邊壩上復召均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報賊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頃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柵論壩懷敏命趙均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饑渴其衆劉資帥蕃兵關於河西不勝衆潰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陳東北隅賊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會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陳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爲衆所擁蹂躪幾死輿至褒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刀手以拒入門者趙瑄等擁刀斧手前鬪又以騎軍四合禦賊賊衆稍卻然大軍無鬪志趙均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賊聚火圍城四隅臨西北誘曰爾得非部署聽上點陳圖者邪爾尙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四鼓懷敏召諸將計議知所出遂謀結陳走鎮戎軍趙均請自籠竿城往曰彼無險且出賊不意衆不從及日懷敏束馬南馳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敵周圍之懷敏及諸將曹英等十六人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於賊懷敏子宗晟與郭京等還保定川時韓質等領二千軍士保蓮花堡劉洪等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敵長驅直抵渭州幅員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帝聞之詔諭鎮戎兵民有定關輔之言誓宋之叛人不樂處夷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故教之侵漢地也

案尹洙上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定川之役雖速戰可咎然當其未敗時某與韓公料其必敗蓋以事勢得之則似不獨主將罪也兵興五年我師之敗數矣能窮我之所以敗則知彼之所以勝爲敵所誘而取覆者特一事耳願明公深思其已然以爲將來之策又長編涇原路安撫使王堯臣言今體量定川之敗其失有四不住瓦亭奔五谷口一失也離開遠堡北不入鎮戎軍由西南直移養馬城二失也自養馬城越長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見賊不能盡死四失也其長城壕深闊各五七丈最爲險固舊有板橋爲賊毀去斷官軍歸路別築道二十四自行賊馬蹙定川水泉上流將佐無覺知者而懷敏素強復其屬諫止多不聽始則貪功輕敵至定川寨衆四集倉皇不知所從遂議南遁使數萬之衆投於死地勁兵利器如委溝壑用兵以來無辱於此望

敕邊臣自今深鑒前弊不可更驅士旅以陷敗機也

又案鎮戎軍卽今鎮原縣在平涼北一百二十里西與固原連界注見此卷至道二年冬十二月後渭州卽今平涼注見此年冬十月甲寅以王堯臣爲涇原安撫使正文後瓦亭寨在固原南八十里山外六盤山之外也開元堡在固原南六十里宋神宗熙寧四年改爲砦明爲開元堡屬固原衛養馬城在固原東南唐貞觀中於秦渭二州之北置監牧爲養官馬之所其地在固原開城東南三里定川砦在固原西北二十五里九城志鎮戎軍有定川砦蓮花堡在隆德縣西南仁宗慶歷二年知慶州鄭戡行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卽此劉璠堡屬高平軍長城壕在固原西北六十里接隆德縣界籠竿卽隴干後置縣屬德順軍其故城在今靜甯縣之東

慕壽祺曰元昊犯定川堡懷敏發涇原兵救之當是時尹源通判慶州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官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從以敗

死子宗晟與郭京還保定川賊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
宋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此次懷敏又敗於渭州元氣大傷京師震恐而元昊
歸守巢穴者非無大志也
恐宋兵之牽制其後耳

知原州景泰與夏人戰於彭陽城敗之

元昊衆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瑋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瑋堡戰沒夏師遂

乘勝逾平涼至潘原秦率兵五千從間道赴援遇夏人彭陽西秦依山而陣未成列夏騎
往攻秦陰遣二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爲疑兵夏師僞遁秦將校請進擊秦止之遣士搜

山果得伏兵與戰
夏人死者千餘人

案彭陽故城在今鎮原縣東八十里宋爲鎮戎軍轄地本漢縣屬安定郡後漢靈帝初段
熲討叛羌自彭陽直指高平卽此唐置豐義縣屬彭州與慶州接界宋復曰彭陽元史至

元七年併入鎮原州餘見第一卷漢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入朝那蕭關注潘原在今
平涼縣東四十里漢置陰盤縣在今陝西長武縣界後魏移置於此兼置平原郡

冬十月己酉以鄜延鈐轄王信爲本路部署鄜延都監狄青爲涇原都監兼知

原州左藏庫副使景泰爲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

皆賞其破賊功也後三日信
及青各兼本路經略安撫招

討副使

簡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軍

知秦州韓琦嘗奏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調詔琦詳度以聞琦奏曰自元昊寇擾西鄙

陝西黠民為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僱人應名更相為代官中不可別每遇上州防託多結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適足敗事臣謂揀刺士兵自是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與民不殊請黥為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從琦請簡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仍給例物凡刺保捷軍一百八十五指揮

癸丑贈涇原路副都部署葛懷敏為鎮西軍節度使兼太尉諡忠隱子宗晟等

皆遷官涇原鈐轄曹英以下十六人並贈官有差

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之及用為將而復輕

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

甲寅以翰林學士王堯臣為涇原路安撫使內侍副都知藍元用副之

初堯臣為沿邊

安撫使上言故事使者所至輒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民自元昊反三年於今關中之民不勝彫斲宜有以勞來之帝從其請降詔俟賊平獨其祖賦二年又言陝西二十萬兵分屯四路不足以自守涇原最為要害處請萬人以屯渭州以制山外如此賊不敢輕出犯塞也自好永川失利韓琦降知秦州范仲淹亦以擅答元昊書降知耀州堯臣言此兩

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又薦神世衡狄青有將帥材及葛懷敏敗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兵捍賊始引去帝思其言故遣堯臣往於是前所格議多見施行復任琦仲淹為招討使實自堯臣發之也

案渭州者行渭州也則今平涼唐書元和四年以原州之平涼縣置行渭州宋地理志渭州置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管涇原儀等州德順鎮戎二軍管升涇原為平涼軍金仍之以行渭州為平涼府德順鎮戎涇原皆為州餘見慶歷元年元昊侵渭州注山外者六盤山之外也為漢番互市之地

慕壽祺曰自古軍政時期宵小繼續其來芽孽漸盛非草菅人命即搜刮民財前後若一邱之貉焉被其害者率絀默而不敢言涇原距京師遠人民所受痛苦更有何人代之達天聽也耶王堯臣初為沿邊安撫使首以民事為重萬家生佛一路福星其斯之謂乎

以河東都轉運使文彥博知渭州兼涇原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

丁卯涇州觀察使知渭州王沿降之虢州 坐葛懷敏之敗也沿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敏討鎮戎沿馳書戒勿入鎮背城為

案以羸師誘賊至則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州果敗賊來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引去先是沿子豫謂懷敏非將才請奏易之沿不聽故及

冬十一月辛巳徙知渭州文彥博為秦鳳路都部署兼知秦州知涇州魏宗諒

西夏獨立國守城時代 宋仁宗

十通書史略上編卷九

四一 中華書局出版

為環慶路都部署兼知慶州知瀛州張元為涇州都部署兼知渭州俱加經

略安邊招討使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韓琦范

仲淹龐籍分領之

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仲淹請也初葛懷敏敗於定川諸部震恐宗諒願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

服乘城又募勇敢謀知賊遠近形勢報旁郡使為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散牛酒迎餽士卒又籍定川戰死者哭於沸洞奈駟之因厚撫

其孥使各得所欲於是士卒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代

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

先是帝以涇原傳夷欲令范仲淹與文彥博對

易遣內侍王懷德喻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獨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一則中外稍安事不率易二則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可合秦

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修環州鐵

戒諸寨藉此兩路兵力必能速有成功四臣則與韓琦日夜計議選練兵將漸復橫山以

斷賊背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兼

緣邊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龐籍分領之仲淹與韓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仲淹請也

夏遣人入吐谷渾諸蕃市馬契丹禁之

初契丹於雲中路置西南兩招討西京兵馬部署司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以控

制西夏憚其強也元昊自彭陽敗回收遣人於吐谷渾黨項諸越市馬契丹主慮其勢盛禁約諸蕃令沿邊築障塞以防之

是歲夏營宮室於天都山

元昊因天都與涇原路接山川平易勁騎疾馳渭州且暮可至特營宮室居之日與妃沒噶氏宴樂其中

案天都山在今海原縣西四十里太宗雍熙二年陷於夏地居涇原靈夏之間元昊遣野利遇乞常守此號天都大王餘見卷首海原形勝及第九卷熙寧六年夏人駐兵天都山詔聖四年冬十一月熙寧軍抵天都山第十二卷景泰元年春正月西安州各注

癸未三年

遂重熙十二年夏大授禮注延祚六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

元昊既殺野利旺榮遇乞謀臣已去始知為種世衡所賣又國飢民

惡屢為韓琦范仲淹所扼勢不能支遂決計請和乃遣其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勗與李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兀卒譯言即吾祖也但稱其新所改名曩霄而不稱臣從勗又致契丹使人諭令早議通和之意又言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兀卒蓋如單于可汗之類若南朝使人至本國坐蕃宰相上兀卒見使人時離雲牀間聖躬萬福而從勗亦自請詣闕龐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歸更議之籍乃具以聞且言元昊詞稍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勗詣闕更選使者往其國申諭之彼必稱臣凡求巧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則少許之若所求

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

建渭州籠竿城為德順軍謀取西夏橫山

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羊牧隆城靜邊得勝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

後將帥失撫禦稍侵奪之眾遂怨怒劫得勝寨主姚貴閉城叛時安撫使王堯臣奉使還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招降之因建議謂籠竿城蕃漢交易市邑富庶全勝近邊州郡夏人久有窺伺之意請建置為軍時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鬪與漢界相附每大舉犯邊必為先鋒故西夏以山界蕃部為強兵又陝西四路之兵幾二十萬非不為多然各守城塞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動舉歲歲設備常若敵至不知夏人之謀果犯何路夏人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并攻一路故夏眾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西夏專一之勢眾寡不敵且西夏為客當勞而反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是以元昊屢勝邊帥韓琦范仲淹乃謀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勁兵掠取橫山招納部族進築城堡更用春秋時吳國三師破楚之法更番出入以困苦之故迭城大順胡蘆諸城至是又有籠竿城之役自是元昊遂不支矣

案渭州籠竿城本名外底堡在今靜甯縣東後升為籠竿縣餘見此卷寶元二年西夏攻籠竿城注韓琦建德順軍即以籠竿城置在六盤山外金皇統二年升為州元豐羊牧隆城即今隆德縣西至靜邊七十里靜邊寨在隆德縣西南宋屬德順軍餘見第九卷元豐五年秋九月夏人攻靜邊隆德兩寨注得勝若在靜甯西八十里天聖六年置領開遠一

堡康定二年元昊謀犯渭州琦使任福將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後城砦相間纔四十里橫山在陝西榆林府懷遠縣南其地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且有鹽鐵之

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

慕壽祺曰甘肅蕃漢雜處語言不同地名亦因之歧異以隴東而言隆德本名邪沒隴川蕃語訛為羊牧隆城渭州所屬之龍落川西夏訛為籠絡川不僅籠竿之為隴干也他如

祁連譯為天山夏州在後套哈刺烏蘇之南即華言黑水如此之類何可勝舉耶

召范仲淹為樞密副使以鄭戡知慶州

戡嘗行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元昊擁兵近塞會暮圍起有報敵騎至

者戡曰此必三川將按兵回非敵騎也已而果然

三月癸卯以僉署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使夏州

先是良佐與賀從愚詣闕館於都亭西驛

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諭從愚以所齎來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邵令齎回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册為夏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宴使人坐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賜亦聽之置權場於保安軍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賞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沿邊興復寨柵並如舊仍命良佐與從愚等同往議定以聞

甲辰以韓琦范仲淹並為樞密副使知永興軍鄭戩為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

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駐軍涇州

琦仲淹凡五讓不許乃就道富弼言琦仲淹並授樞密副使然議者云西寇未殄若二人

俱來或恐闕事願陛下采公論一召來處內一授職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內外協濟無善於此

秋九月甲子德順軍生戶以水洛城來獻

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鄭戩言德順軍生戶大王家族元甯等以水洛城來獻

案宋史慶歷所築之水洛城在今甘肅靜甯州西南宋時屬秦鳳路元豐所築之永樂城在今陝西米脂縣南宋屬鄜延路兩城相距甚遙地名亦異諒水記聞并為一地皆作永洛誤甚善校書者不諳地理妄有改易溫公不當有此失也王介甫撰孫抗墓碑亦誤以水洛作永洛餘見第九卷慶歷四年夏四月劉滬董士廉城水洛注

丁亥徙知慶州滕宗諒權知鳳翔府

時鄭戩發宗諒前在涇州枉費公用錢而監察御史梁堅亦劾奏之詔太常博士燕度往邠州

鞫其事宗諒坐是徙范仲淹言梁堅奏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戶牛驢竊設軍士臣竊見去年葛懷敏敗後向西州軍官員驚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已到渭州宗諒起遣人戶彊壯數千人入城防守時直苦寒軍情愁慘得宗諒管設環慶路節次策應軍馬酒食薪柴並足衆心大喜雖未有大功顯是急難可用之人所以舉知慶州倉卒收買牛驢竊軍縱有虧價情亦可恕今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後來主帥豈敢便官行事欲乞朝廷指揮宗諒止在任勾當委范宗傑在邠州一面勸鞫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己及乖違大過臣皆與宗

諒同行
貶黜

冬十月夏人侵黨項

契丹遣延昌宮使高家奴來讓之因造船於天德軍將謀伐夏或謂宋知慶州鄭戩曰虜態難常我盍備之戩曰虜出無名匈奴本

以甲馬戰鬥今爭舟楫之利是棄長技而取所短彼將取敗我焉用虞後契丹果以敗聞

十二月夏主元昊殺其將野利旺榮及遇乞

元昊性忌刻多詭計左右用事之臣有疑必誅种世衡遣王嵩行問元昊疑旺

榮有二心因事誅之滅其家未幾復奪遇乞兵賜死

元昊殺其將野利旺榮及遇乞
疑必誅种世衡遣王嵩行問元昊疑旺
榮有二心因事誅之滅其家未幾復奪遇乞兵賜死

案自警編載元昊寇邊嘗有併吞關中之意其將野利王剛浪凌天都王遇乞各統精兵為元昊腹心策勝我軍种世衡方城青澗謀去之察青澗僧王嵩堅朴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帥府表授指揮且力為辦其家事嵩感恩既深世衡反以反蓄之或拘械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怨望世衡知可任以事召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汝能為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未知死所敢辭捶楚乎世衡乃草遺野利書大抵如起居儀數句隱詞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遠行之意膏蠟置衲衣重密縫之告嵩非瀆死不得洩如洩之當以負恩不能成事為言並畫龜一副覆一燕為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致將軍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州有書索之嵩目左右答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大寺曰樞密院次

日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廷詰將軍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嵩加執縛至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垂斑竹箔緣衣小豎立左右嵩想元昊宮室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嵩且對乃褫衲衣取書進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卽見命屬官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詳道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邊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世衡意決乃見之燕服據案坐屬官皆朝服抱文籍覓雁侍左右於是賓贊引使者出拜使者傳野利語世衡慢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爲吾語若王速決度使者至嵩卽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問天都又爲致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天都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間有虜至急斃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亦此得罪元昊旣失二將久之始悟爲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

又夢溪筆談元昊之臣野利爲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陰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乞囊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羸幸於野利因使竊寶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囊得刀以還世衡乃倡言野利以爲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爲祭文序除日相見之歎夜乃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窺覘乃佯委祭具銀器九十餘兩悉棄之虜爭取得元昊所賜刀及火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敎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邊

賜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
不以罪自此君臣肅貳

慕壽祺曰善用兵者先伐謀善推敵者利用間觀於野利吐榮及遇乞之被殺而後知神
世衡之善用間亦有隙可乘也蓋元昊性殘忍左左親近之臣小有過即誅之是則答氣
用事而二將之所以死也非然者
雖百世衡豈能間無疑之主哉

甲申四年 遼重熙十三年夏天 春正月壬申西蕃摩致 舊作磨戩 入貢
授禮法延祚七年

二月夏使臣張延壽還復以兵掠秦州 延壽屢向押件任顯要索顯密以諫帝惟許
權場及添歲賜五萬餘不許延壽還元昊以

兵臨秦州之平川族戶
一千餘帳焚掠殆盡

黨項等部叛契丹降夏 去年夏侵黨項契丹來讓不聽復遣使誘之至是黨項等部及
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戶與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

隆來

三月涇原安撫使王堯臣疏言邊事 堯臣在西陲久見元昊得機日為上疏言備
禦之策凡五事其一鎮戎軍接賊界天鄯山

止百餘里西北則有三川定川劉瑤等寨皆漢蕭關故地最是賊窟甘寨主監押當令卒
路主帥舉辟材勇班行若謂昨葛懷敏之敗定川諸寨不足捍禦遂為棄地則兩路更無

保障賊馬可以直抵城下矣其東南師子欄馬平泉三堡侯春當益營築為涇渭之屏蔽不爾其勢不攻而自下一路隔絕更無斥堠鎖戎遂為孤壘矣其二渭州籠竿羊牧陰城靜邊得勝四寨在六盤山外內則為渭州藩籬外則為秦隴襟帶土均饒沃生齒繁多請建置為軍擇路分都監一員知軍專提舉四寨及令修濬城塹添屯軍馬及時聚蓄糧草以為備禦其三原州西至環州定邊寨與敏珠爾密藏等族一帶蕃部相接其首領至多素無保聚不相維統向背離合所守不常須擇武臣知環原二州相為表裏使招輯蕃部但不為賊用庶少減涇原之患其四儀州地控山險州城低薄墾墾狹三分軍民二分在外賊至雖能城守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預慮之其五涇州雖為水邊然緣河大川道路平易實近襄控扼之會其張村直入州路官營作關柵或斷為長塹以遏奔衝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之韓使還至涇州而得勝砦兵追其將姚貴閉城叛堯臣止遣左解裝為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堯臣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稱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

慕壽祺曰宋初無所謂六盤道也如隆德如靜甯皆非中國所有韓琦請於靈羊城置德順軍六盤山外為重鎮是有建設之才矣上堯臣亦謂靈州為軍英雄所見大略相同其疏必與琦同上至此始披露耳今之疆吏但向內發展不圖邊一

范仲淹巡邊至環州 州屬羌陰連夏為邊患仲淹謂種世衡嘗得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客族秀額者屢擾未嘗居

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詰朝至其帳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弩韻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蹴而兵務額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又有兀二族受賊僞職世衡招之不至命蕃官募思出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武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也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能得人死力敵不敢復近環州

夏四月己亥以知秦州韓琦為秦州觀察使知渭州王沿為涇州觀察使

陝西帥鄭戩以劉滬董士廉城水洛

滬頗知書傳深沉寡言有智略少以父任為三班奉職稍遷右侍禁韓琦范仲淹薦其材武擢

閭門祗候嘗為五亭若監押梯清邊砦穆甯生氏西南去略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地平土沃有水銀銅之利環城族帳多聚漢民之逋逃者初曹瑋知秦州時嘗經營久之不得滬密使說其城主鐸那令內附會四路招討使鄭戩行邊滬遂召鐸那及戎落尊屬來獻結公水洛露羅甘地乞冠帶為屬戶戩許之因令滬以兵往受地且城之既而氏情中變滬深入無援獨以千人擊潰氏兵數萬其酋請服因盡驅隸麾下通秦渭路遷內殿崇班至是戩以牙兵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助築城涇原守將尹洙以為非便檄令罷役滬等不從益增校趣役召之屢亦不至洙令涇州都監狄青械滬及士廉付獄將斬之戩雖已罷四路而論奏不已琦亦以水洛未可城而滬等違令之罪不可貸朝廷遣使往視之乃復以滬訖役而任以城事既成猶坐違帥命降一官頃之又以為鎮戎軍西路巡檢復轉內殿崇班首發瘍卒水洛居人留葬而立廟城隅歲時祀之

案水洛在今靜甯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宋初鄒豸遺劉滬築城以捍西夏金升為縣西接秦安一百一十里南接清水一百二十餘里東接化平九十里北接莊浪四十里水經注水洛城犢奴川水經水洛亭南即其地也城內有紫荆山以夏日紫荆花盛開故名吳王祖墓在城西二十里石門口在水洛西兩屯邊河與老龍河環流於城外滬所築之城後為河水所淹遺址尚存在紫荆山東今所居者新城耳在紫荆山西略陽故城在今秦安縣東北九十里漢置略陽道屬天水郡後漢屬漢陽郡晉為略陽縣屬略陽郡後廢餘見

第一卷後漢建武

八年春正月注

慕壽祺曰予少時回鑪原應童子試過劉將軍廟詢諸父老曰此宋鎮戎軍西路巡檢劉滬祠堂也及過靜甯聞人言滬城水洛事水洛人念其功立廟城隅史稱盛德必百世祀宜哉而執意其拓地之初幾遭不測庸庸者無論已獨怪官撫使韓琦以水洛地在生羌間恐城未就而寇至亦以為不可並言滬違令之罪不可貸作事之難知是乎

五月夏人遣兵援黨項

契丹主以黨項叛遣南面招討羅漢奴率所部討之黨項乞援元昊發兵助戰殺契丹招討使蕭普達四捷軍詳穩張佛奴等

契丹詔徵諸道兵會西南邊伐夏

西夏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契丹背約結好於宋復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契丹出兵壓夏境并築

威寨州以備夏呆兒族屢殺威寨役兵契丹主疑元昊使之故有是役六月契丹主出駐永安山遣使以伐夏來告

夏國主遣人上誓表

表曰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據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

進納朝廷其拷棰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偷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

秋七月契丹來告伐夏八月遣石正言余靖報之

先是元昊侵黨項夏人救之至是契丹主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

來告日請爲中國討賊慎無與利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册而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見欺乃命余靖致禮禮目覘其誠否留夏國封册不發

案宋史是年八月戊戌以右正言余靖爲回謝使使於遼其復書略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謂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於本朝稽效順之故則何煩出師矧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楊守素將誓文入界儻不依初約則猶可沮還如盡違承則亦難卻也

升秦州廂軍定功營建威營指揮一爲禁軍

先是置建威營於秦州後又刺保毅弓箭手爲保捷軍秦州增置及二千人慶

歷四年暨八年升秦州廂軍定功營建威營指揮一爲禁軍治平元年詔秦州成紀等六縣有稅戶若戶及四路正充保毅者六丁刺一九丁刺二買保毅田畝名額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以爲義勇又團結蕃部備調發蓋其時以州境爲西邊故茶馬堡若弓弩之制備焉

冬十月契丹伐夏夏人拒戰於賀蘭山敗績

契丹主親將騎兵十萬出金甯城遣皇太弟天齊王重元爲馬步軍大元帥將

騎兵七千出南路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肅惠將兵六萬出北路東京留守趙王蕭孝友率師以從夏與契丹僅隔大河向無城堡可守契丹兵三路濟河長驅直入四百里無人迹又以蕭尤哲將衛兵耶律義先為十二紮都監據德勝寺南壁以待元昊遣黨項謀者出覘敵契丹獲之射鬼箭遂以左廂兵潛屯賀蘭山北蕭惠遺殿前副檢點蕭送里得護衛經宿直古迭縱兵搏之元昊親率兵掩擊圍之數重迭里得等奮勇力鬪左右馳射躍馬直擊中堅夏衆不能當大潰而退

陝西漕臣張奎采儀州黃銅置博濟監於崇信縣西

今崇信縣西四十里有銅城遺址宋置博濟監於此現為

中原

案儀州故城與今華亭縣城西抵華尖山麓東瞻儀山後魏普泰初築城置鎮以扼蕃戎之路唐為神策軍地後唐同光中改置義州周置華亭縣於州郭宋太平興國間避諱改

儀州熙寧中州廢

契丹及夏平

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三遣樞密副使蕭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

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赅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走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已而元昊歸其先所俘

獲契丹主亦遣所留夏使還之遂引兵還

案遼史契丹主既受元昊降欲還蕭惠以爲元昊忘奔世恩萌姦計車駕親臨不盡歸所掠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海何及且大軍集宜加討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繕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詰旦契丹督數路兵掩襲夏人列拒馬於河西蔽盾以立憲擊敗之元昊走惠先鋒及右翼邀之夏人千餘潰圍出契丹師逆擊大風忽起飛沙眯目軍亂夏人乘之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元昊乘勝攻南壁契丹師大敗契丹主從數騎走幾不得免元昊命勿追初元昊獲契丹人輒剗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及契丹主之免也俗官羅衣輕之曰且觀鼻在否契丹主怒以尋索緊後將殺之既而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碧執契丹蕭胡覩以去

賜元昊誓詔

夏界連接諸蕃有茶數觔可以羊一口元昊於茶數尤多邀索中朝許以五萬觔下三司擬取往年賜夏國大勅茶色號定爲則例知制誥田况力爭之

元昊知不可得遣楊守素升與則入請誓詔帝賜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爲朕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夢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嘉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

十一月夏中書令張元卒

元至夏小二年官至太師中書令國有征伐輒參機密常勸元昊取陝右地據關輔形勝東向而爭更結契丹兵時竊河

北使中國一身二疾勢難支矣既元昊議和爭之不聽及與契丹構兵知所志不就終日對天咄咄未幾疽發背死

西夏獨立戰爭兼籌時代 宋仁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慕壽祺曰桃李在公門下英雄入吾彀中籠絡人才莫妙於此然亦有屢躓禮闈日暮途窮不北走胡則南走越矣儂智高三解不第起兩廣黃巢舉人下第爲叛逆梁師成李振皆不第進士宜乎曹操孫策不甘以一季康老也明末牛金星隨李自成近人石達開附洪秀全仁和龔澄之火圓明園歸安錢恂甯事歐洲不事清皆此類也豈徒張元吳昊也哉

范仲淹節經略司起發軍馬赴乾典寨駐節防托以西人點集壯人壯馬往環州故也

十二月册命元昊爲夏國主更名曩霄

先是慶歷三年夏四月帝遣保安軍判官邵良佐張士元張子爽王正輒等如夏許册封

元昊爲夏國主歲賜絹十萬正茶三萬斤秋七月夏復遣如定準捨等來議和再遣楊守素至京乞稱臣市青鹽納鹽易茶及增歲幣十二月復遣張延壽等來議和四年秋九月

夏遣楊守素至京求封册至是始封元昊爲夏國主其册文曰咨爾曩霄撫綏有衆保於右壤惟爾考服勤王事光啓乃邦泊爾承嗣率循舊物向以稱謂非禮疆候有言鄙民未

孚師兵勞戍而能追念前告自歸本朝騰章累請遣使係道出惻內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朕嘉爾自新故遣尙書祠部員外郎張子爽充册禮使東頭供奉官閻門祗

候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册命爾爲夏國主永爲宋藩輔光膺寵命可不謹歟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正茶三萬斤册以漆書竹簡籍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

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綬塗金銀牌緣册法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繡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買賣宴坐朵殿使至其國相見

用賓客禮然每遣使往館於宥州終不復至與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子爽既行尋有詔即所在止之候契丹使至別議富弼深言其不便曰若北使未至而子爽先去天下共知事由我出若候北使至方行則是以講和之功歸於契丹萬一北使知我尚未封册詞或不順又不可卻拒元昊而曲就契丹如此則是朝廷舉動坐爲契丹所制而又前後反覆大爲元昊所薄矣伏乞斷自宸衷速令子爽行封册之典

侵夏武英州地

時邊史多因事邀功涇原路鈐轄擅於武英州鑿邊壕置堡砦陝西轉運使俞獻卿度必招寇患亟檄罷之未幾夏人果至殺將士塞所鑿壕而去

案范文正公年譜補遺當是時上命國子博士高尙夫與西界楊守素蒲葦立界久不決范仲淹言夏國一面稱大設點集軍馬待與契丹相殺一面却與漢家爭些小疆界臣謂契丹元昊除是死亡時則有戰爭不顧利害如竊利害則無戰爭之理或二醫連謀窺伺中原則今後契丹先起事端候朝廷拒滅陝西軍馬往河北然後元昊入寇則陝西四路皆可憂虞乞朝廷察時情狀不可信憑大爲之備免致臨時啟事

知環州种世衡卒

初世衡以范仲淹薦由青澗移環州下車發待范酋以信教吏民以射在邊數年善撫士卒得人死乃積穀通貨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境內

無鋒燧之驚及卒青澗及環人畫像祀之

幕壽祺曰環州與夏國鄰而屬羌復處其間輒迭夏帝中國邊患使他人處此幾不能一朝居也种世衡力圖自強夏亦不復犯境及其卒也范仲淹銘其墓謂緣邊諸城獨環

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洵定評哉後之駐軍環慶者問有部落如昔之生羌者乎曰無有也問有強鄰如夏之元昊者乎曰無有也一旦遇小寇即張皇失措羽檄飛馳不求增兵即請益糧噫得人何如此其難乎

是歲陝西漕臣張奎置博濟監於銅城

宋義州黃銅置監於今崇信縣

案銅城在崇信縣西魏書地形志安定縣有銅城即此明一統志銅城在縣西四十里廢潘原縣桐城山以此為名舊志黃巢之亂土人築以禦寇北枕高山南面平原踞汭水峽口故址尚存今南移二里許為中原堡

乙酉五年 遼重熙十四年夏天 春二月曩霄請復互市 天聖中陝西榷場二及元昊稱帝互市絕保安軍榷場遂廢陝西并

邊主兵官猶與屬羌交易後并禁之元昊數請復乃復置場於保安軍及鎮戎軍之安平砦

案宋史仁宗本紀是歲二月夏使臣畢則來賀正日上賜口宣云王歲聿新入正伊始卷乃世藩之屬主茲邦土之封爰效忠規聿修貢式續懋款至良用歎嘉

夏四月夏人游牧至葫蘆河 曩霄凡入塞先遣人放牧牛羊與蕃戶漢人相習久之然後縱兵肆掠故緣邊莫之為備是時令二萬騎游牧將近

檉柵及葫蘆河一帶蕃漢人戶恐元昊復襲破鄜州故事驚懼邊帥遣使質問

案固原州志清水河有二源皆在州南北經七營鎮入平遠海城兩縣界亦名蔚茹水又名葫蘆河至甯夏府中衛縣入於河又中衛志山河在鳴沙州南距縣二百五十里所謂葫蘆河是水流甚狹自平涼界來西注黃河一名高平水

夏人築瓦川會城一名瓦羅凡川宋史夏國傳聚米圖經皆作凡川以防西蕃以訪西蕃經略安撫判官田况言自

斯羅遠竄
哩心城

案皋蘭縣志瓦川會城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即今之新營趙元昊所築舊通志謂在皋蘭縣內南殊誤

案田况字元均其先京兆人也陝西用兵夏竦辟為經略判官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仁宗多見縣用後為陝西宣撫使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徙秦州進樞密直學士知渭州

閏五月曩霄遣使來謝册命
又遣蕃僧吉外吉
法正等謝賜佛經

案佛經即藏經藝祖建隆元年詔修廢寺聽民間立佛像遺沙門行動等百五十七人往印度求法開寶四年詔雕大藏經一十三萬版是為釋藏刻本之始又金粟箋說海韻金粟寺為唐宋以來古刹有藏經千軸用硬黃繭紙書之紙背每幅有小紅印曰金粟山藏經紙紙上間有元豐年號知為宋時物也

慕壽祺曰西夏求藏經於宋其好佛可知矣遠其後自其上以下皆敬事喇師國師者比邱僧也民間女子長成必先以薦國師而後敢適人元太祖既滅夏先嚮國師未幾復尊八思巴為帝師及元之衰御史李昌言經平涼靜甯會甯定西等處見番僧假館民舍奸汚婦女太祖有知能無憚乎

秋七月詔陝西四路依近降夏國誓詔毋得招納西界蕃戶先是環慶經略司誘西界作過蕃官郎等

七百六十人朝廷恐因而生事故約束之

冬十月始頒曆於夏國

是歲於鄜慶渭三州各益兵三萬人從韓琦之請也

丙六年遣重顯十六年夏天授禮法延祚九年春正月曩霄遣使賀正且夏國進奉使至管城適孫沔出帥環慶亦宿於此或曰當避驛

者沔曰使夏國主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菓下戎部臣乎夏使邀宿白沙帝聞而嘉之

曩霄以兵索叛蕃不與蕃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上聞詔知慶州杜杞如約杞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

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杞亟索而還之杞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

人不肯償所掠杞亦不與
孟香夏人後亦不敢復動

夏四月曩霄作避暑宮

夏俗皆土屋或織犂牛尾及粘撥毛為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
故國中鮮游觀所元昊於城內作避暑宮透迤數里亭榭盡池

並極其勝

五月環慶路言夏國築後橋諸堡

後橋舊高皆及十二盤諸堡向為中國所破元昊
分屬下蕃戶累至其地開築舊堡環慶路以開通

帝詔經略司謂其地雖係漢界用兵所得然夏國今約款稱
臣不欲出兵拒絕其令彼土蕃戶住坐如故仍畫邊界

丁亥七年

遼興宗重熙十六年夏
契丹授禮法延祚十年

春一月夏國建高臺寺

日相慶賀舊俗止重冬至元昊
以五月五日生國中以是

更以四孟朔為聖節令官民禮佛為已祈禱至是於興慶府東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臺
寺及精浮圖俱高數十丈貯中國所賜大藏經廣延僧徒之演繹經文易為蕃字

案甯夏府志府城東一十五里有高臺寺城其東有臺夏元昊建寺於此元時呼為下省
久廢至今高臺尚存為官紳夏暑遊覽之所民國五年余由後套至甯夏有題高臺寺古

體詩錄
於附編

詔環慶及鄯延兩路嚴邊備

秋七月曩霄築離宮於賀蘭山

案甯夏鎮志賀蘭山崖壁險峻延亘五百餘里上有額寺百餘并夏人故宮遺址自來為居人畋獵樵牧之場明弘治八年始禁之

戊子八年遼重熙十七年夏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春正月夏主曩霄卒子諒祚立

夏國元日行朝賀儀日赤無光羣臣相顧失色

未幾曩霄卒

案宋史夏國傳曩霄因鼻瘡死年四十六在位十七年改元開運一年廣運二年大慶二年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諡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葬泰陵

案歸田錄云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曰諒祚諒祚之弟也也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囉者亦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囉遂以弑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萬餘歲訛囉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囉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况夷狄乎訛囉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自然也慕壽祺曰元昊霸王之器也有席捲關東之志且其志不自稱制始其父德明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其意氣何其壯哉及乎化家為國而太子甯明天姿聰慧好學明大義然性仁慈不樂築利常從定仙山道士路修靈學辟穀法朝夕不少懈元昊惡之一

日試問以養生之要曰不嗜殺人再問以治國之術曰莫善於寬欲元昊怒曰此子語言不類豈霸王之器乎不許入見極盛之後難乎爲繼矣然元昊死西夏彈丸地與宋遠鼎足而三相持二百餘年可不謂之強國乎哉

夏四月己巳朔封曩霄子諒祚爲夏國主遣尙書刑部員外郎任顛爲冊封使

先是二月諒祚遣楊守素來報哀三月上遣曹穎叔爲祭奠使至是復冊封之時諒祚初立方幼三大將分治其國宰臣謂可因此時以節度使啖三將使各統所部分以弱其勢可不戰而屈矣判延州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外國不如因而撫之或請乘隙舉兵知慶州孫沔亦言伐喪非中國體帝納其言

案仁宗本紀李燾曰程琳本傳云朝廷既行冊禮夏人方遣慶陽琳止詔使於靈曰夷狄貪此可紆慶陽之難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爲報之果喜即日迎冊使而慶陽圍亦解按諒祚此時方自保不暇何敢更圍慶陽本傳必誤

甘肅通志卷九終

